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166

軌 跡

序曲

「呵呵，才一個下午，真是要得。」肉店的老闆抓了抓蓬鬆的大鬍子，雙手在圍裙上隨性抹幾下，從櫃台後面繞了出來。

地板上躺了一隻白毛山豬，腹部一灘血紅，兩根象牙般的獠牙從下頰突出，僵硬了死前的表情。大鬍子老闆跪到山豬旁，馬上被其龐大的身軀比了下去。他伸手順了順沾滿塵土的白色刺毛，然後握住巨大的獠牙翻動那沉重的山豬頭，瞪大了眼結巴起來，「啊噫，還、還是群落裡的頭子啊！真有你的，要得要得。」他抬頭看著站在山豬旁的男子。

裹著灰舊的披風，男子面容隱沒在厚重的圍巾下。肉店老闆看到男子手臂上的爪痕，然後注意到他破損的皮褲和長靴，心想必定和白毛山豬經歷了一番纏鬥。

「白毛山豬在這一帶可是出了名的兇狠，你了不起，」老闆頻頻稱讚，又抓了抓紅棕色的鬍子，那不知道沾了多少動物的血液和塵土的大鬍子，「而且，你幹掉的還是頭『豬王』啊，呵呵呵。」這句話一半是褒揚一半是耍幽默。但男子一動也不動，完全沒有回應。

自討沒趣，大鬍子老闆尷尬地清了清喉嚨後起身。男子向他伸出手，肌肉良好的褐色手臂，戴著鑲有鐵塊、露出手指的黑色皮手套。

「啊喔！對對對，」老闆跨過獠牙，探頭到櫃台後翻索，然後遞給男子四個薄薄的銅錢，「看你辛苦的，又是豬．．．又是山豬群落的領袖，」他瞥了腳邊的白毛山豬一眼，「多付你一些，沒關係。」

男子接過銅幣後隨即轉身推開大門，什麼話也沒說。外面的人潮聲、馬車聲、小販叫喊聲混為一團流洩到店裡。

肉店老闆看著男子的背影，破舊的披風緣飄漫在沾滿泥土的靴子邊，一股情緒湧了上來。「等等，啊噫．．．等一下，」他邊結巴邊眨眼。

男子在門口停下腳步。

「那個，城裡這一帶喔，除非你加入那些有組織性的勞工團隊，像那些狩獵隊或在水壩幹活的勞工，不然能接的工作真的很少，」他走向男子，「你也知道

我們這的慣例，工資是算人頭付的，嗯，法律嘛，爲了保障那些出勞力的。所以你找多點人去獵山豬，輕輕鬆鬆拿的錢也一樣多。所以啦，有那種隨時能報名的臨時勞工隊，你應該——」他還沒說完，男子就跨出門外。

「等噎，等一下，」大鬍子叫住眼前的男子，嘆了口氣，心想怎麼有這麼不知變通的人，「看你這個樣子，需要錢吧。我噎，知道一個地方，接個案子的錢能抵城裡的三四倍。而且去的人不多。」

男子停頓了幾秒後轉過身。「在哪？」深沉實在的聲音。

這時門外吹進一陣風，揚起隱藏住男子臉孔的頭髮。大鬍子老闆倒吸了口涼氣，呼吸卡在咽喉裡，倒退好幾步後跌坐在山豬染血的白毛裡。

「啊噎！？嗯啊……？」肉店老闆的眼睛瞪得老大，胸口的氣全卡在喉嚨，驚嚇與錯愕完全刻在臉上，令他原地游泳般抖動著手腳。男子頭髮落下，將面容埋回陰影裡。

「在哪？」他又問了一次。

「嗯噎？喔在……在……」斗大的汗珠濕潤了他的大鬍子與手心，「南、南門走過去……在南門、走出南門那個路的路、走到山……」肉店老闆逼自己嚥了嚥口水，搶回一點呼吸，「從南門、從南門外面的路一直走，到交叉路時往山上走，一直、直、直走幾天，山上有個小鎮……」

男子靜靜聽著。

大鬍子眼神恍惚，腦海裡只希望這個人趕快滾出自己的店，後悔自己的雞婆。他低頭盯著地板繼續說，「那個鎮，常常在招募年輕力壯的壯丁，開的薪資非常高，」可是因爲小鎮的位置險惡，許多從城裡出發想撈金的人不是半途折回來，就是再也沒回來過。但肉店老闆保留了這一段沒說。「工作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我噎、我不清楚。」

拉高圍巾，男子推開門走了出去，滿頭汗的大鬍子終於鬆了口大氣，癱軟在山豬的屍體上。

第一章

他單手抓著樹幹往前跨，在斜坡上一步步往上爬。地上佈滿了凋落的針葉，鋪成一整片像地毯一樣鬆軟的表層。每跨出一步都會下滑一點點，牽動腳邊的針葉與松果滾落。遇到樹與樹間距過長的地方，他需要將長劍植入地面才能往前進。

自從離開城市進入輝爾吉恩山脈後，一路上樹林越來越茂密，道路的邊線也逐漸顯得模糊，與坡地上的泥土混淆在一起。但男子總是能找到該走的方向。靠著與生俱來的直覺，下坡時他能以水流方位與植物性質判斷出整個山形的走勢，進而截取捷徑；在上坡時他會環視整個山林的地勢和仰角，很自然地往最節省力氣與時間的方向走。

隨著地勢漸高，空氣從溫濕轉為乾涼，原來依附在空氣中的葉子味也越來越薄，直到每一口吸入的感覺只剩下清新的冰涼。

現在，他攀爬了最後幾步，來到這座山的頂峰，視野從上斜的坡道轉為無盡的天空，隔了一個狹長的山谷對面是更高的綿延山群。

男子看到了他的目的地——山谷中央的小鎮，在群山的腳下像隻依偎在巨龍身旁的小麻雀。

靠著一棵樹喘息，男子伸手摸索背上箭筒的邊緣，找到一個鐵製的掛鉤後拉出一條細長型的皮囊。他拉下保暖的厚圍巾，讓皮囊內清澈的溪水傾瀉入口。水由下巴流到手臂，不由得注意到皮膚上的紋路。他將兩邊袖子捲到肩膀，幾條深紫色的藤蔓狀紋路攀附著肌膚。

舒展了一下戴著露指手套的雙手，他伸出右手中指，以指尖觸碰左臂紋路的尖端，然後沿著它往上移動。

劃過的地方，紫色的蔓紋慢慢消失。

左臂的紋路全部清除後，男子換用左手中指處理右臂紋路，直到皮膚回復到往常無瑕的麥色。然後他深深吸了口山頂冰冷的空氣，開始了下山的路。

三層樓高的木樁圍牆是小鎮的邊界，每隔不到幾步就一個瞭望台，大門上面掛了一個陳舊腐蝕的木牌寫著『荒煙鎮』。把關的士兵每個人都穿著亮紅色軍服，側背著一條繡有類似軍階符文的純白色肩帶，手裡拿得不是長戟就是長矛。他們秉直地站著，眩耀似地挺著胸膛令白色肩帶在陽光下閃爍，彷彿以此為畢生榮光。

男子走近大門時看到一個莽漢模樣的人在士兵面前晃著一串東西，看來像是某種生物的舌頭，細長且尖端分岔，「三個，屌吧？」那人露出污黃的牙齒，大門的士兵露出不屑的表情趕他進小鎮裡。

幾個士兵注意到裝扮怪異的男子，大太陽底下包個圍巾裹著大披風。

「你是來找工作的傭兵？」其中一個士兵走過來，瞥一眼男子背上的弓與箭，還有懸在腰間的長劍。

男子的頭微點。士兵用手上的長戟指著鎮內，「進去裡面找最大的房子，鎮長會交代你細節，」說完沒有多問就讓他進去。

進入鎮裡，映入眼簾的是成排的小木房，街上人煙稀少，顯得格外安然。矗立的木樁圍牆帶給小鎮無形的壓迫感，卻又同時成為鎮民安全感的寄託。鎮裡最大的房子非常顯眼易見，座落於小鎮後方。而在圍牆邊緣隱約可以看到一個圓形建築物，放眼望去應該是整個鎮裡唯一的石頭建物。其他還有幾間房子，掛著旅社、酒吧，或商家的招牌。

男子走向大房子，在門口站著之前的莽漢，他將那串動物舌頭交給屋內一個留著白鬍鬚的老人，領了幾個錢幣後離開，走前還不忘露出骯髒的牙齒對男子笑了笑。

老人看見踏上玄關台階的男子，打量一下他的裝扮後用沙啞的聲音問，「你是新來鎮裡的？來找工作，是嗎？」

男子點了點頭，保持沉默。

「好，好，看你一副傭兵樣，」老人站在門內，並沒有請男子進去，充滿皺紋的臉龐沒有焦點地看著男子，「我是這個鎮的鎮長伏萊德。工作內容很簡單，只有一項，」他語調匆促地說，好像希望趕緊交代完內容似的，「這個山區蜥蜴靈橫行，我們鎮啊，常常被騷擾。你就在附近隨便繞，能殺幾隻算幾隻，舌頭帶來領錢，一片舌頭換一個白銀幣。你好自為之。」說完馬上就想關門回屋內，然後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回過頭對男子說，「喔，對了，你要找地方住，那裡和那裡和那裡，」鎮長用皮包骨的手指糊亂指一通，也不管男子有沒有看見，「都是鎮民自家開的旅店。不過不要去安娜大嬸那間，她會騷擾男房客又會偷錢。」說完就關上了門。

男子站在玄關沉思幾秒後，走回街上，左右望了一下這個荒疾的小鎮。他的視線落在一間酒吧的招牌上，然後走向其大門。

第二章

甲斯頓推開酒吧『暗潮』的兩扇活動門，闊步走進舊木頭味迷漫的大廳，任由門在身後擺動作響。他習慣性地環顧整個大廳，和往常一樣，只有零星幾個客人，整個酒吧感覺空蕩蕩的。身為荒煙鎮的居民，他早已習慣這種感覺。

除了幾個鎮民的熟面孔外，甲斯頓注意到大廳正中間坐了三個外地人，都戴著麻繩編織成的網帽，三把彎刀顯眼地放在桌上。油膩的空盤子疊得像座塔，那三個人搖著半滿的酒杯，興興然地聊天。

身材高壯的甲斯頓坐到吧檯前，脫下毛茸茸的背心，舒展一下肌肉結實的身體。吧檯服務員沒問他要什麼，就送來一整杯清黑色的啤酒。

「啊，」送了一大口下肚後，甲斯頓露出滿足的笑容，「還是你們的啤酒好，真不愧是『世界第二棒』，爽。」

「你每天來都說一樣的話，」服務員給他個微笑，一邊擦拭老舊的木頭吧檯，「別再妄想什麼『精靈國度生產的啤酒』了，那是你被販子騙了。老天，就算世界上真的有精靈類，他們怎麼會產啤酒？」

甲斯頓又吞了整整一口半，「我不蓋你的，你要是能嘗到一小杯你就知道，那種滋味絕不是我們世界有的，天吶，一口就讓你的靈魂得到解放啦！」

「我看你是被下了迷幻藥吧。太誇張了。」

「我以我在荒煙鎮的名聲保證，真的，那真的是精靈釀出來的啤酒！」

「所以，你不用工作了？山姆葡先生今天怎麼那麼早放你走？」服務員轉了個話題。

「外面太陽大到嚇人，我就先過來躲一躲，等一下再過去山姆葡先生那，」甲斯頓解掉馬尾上的鐵環，稻草般粗糙的長髮落到背上。他再嚥下一口，酒杯見了底，「再一杯。」

「我知道他在招募一些外地人，聽說酬勞比鎮長付得還高很多。那是要幹麻？」服務員問。

甲斯頓笑著說，「抱歉啊，那是機密。」

「我想也是。」服務員又沖了一杯清黑色的啤酒，浮了一層泡沫，泛有夜晚浪潮的感覺。

旁邊傳來男人的笑聲和女人爲難的遲疑聲。甲斯頓望了過去。

兩個戴著網帽的外地人圍著一個鎮裡的女人。第三個外地人坐在原位，手撐著頭懶洋洋地看戲。

「妞兒，瓦們長途跋涉來這兒，好久沒見像妮這樣美的人兒。」其中一人含著濃厚的腔調說。

「是兒。皮膚均勻，上等啲。」另一個附和。

「對、對不起．．．我已經有老公了。」女人雙手護著胸說。

「是這樣？放心，瓦們會代妮老公好好照顧個妮。」第一個男人嘴角上揚，五指滑過她裸露的頸子。

眼角含淚的女人往旁縮，卻被第二個人抓住擁到懷裡，「不、不要．．．」她慌張地懇求。

兩個隔壁桌的鎮民起身想阻止時，那坐著的外地人單腿劈到桌上，亮出銳利的彎刀。鎮民們馬上低著頭乖乖坐回去。

「妞兒，一起來瓦們住宿的旅店家，包妮樂到不想回老公身邊兒。」

「沒錯啲，瓦們來自洋上的海島，有最豔絕的景色，妮要討瓦兒們喜歡，之後可以帶妮去島上享樂啲！」說完兩人一左一右把女人架起來，環視了一下埋首喝酒、不敢作聲的人們，似乎沉浸在享有暴權的樂趣中。

甲斯頓灌完啤酒，放下空杯正要起身時，忽然聽見大廳對面椅子微微移動的聲音。一個裹著披風的男子起身，將餐巾紙放在空盤子上，拉高圍巾後離開位子。甲斯頓訝異地愣了一下，他從進門到現在完全沒發現那角落有坐人。他對自己的洞察力有絕對的自信，能在短短幾秒內捕捉整個周遭環境的情況，卻絲毫沒有察覺裹著披風在角落用餐的男子。

男子橫跨整個酒吧大廳，扎實的腳步聲回響在木板地上。幾個海島人似乎也發現了，終斷對女人的騷擾。

男子背了把很長的弓與破舊的箭筒，腰間掛著一柄長劍。他走過三個海島人與泛著淚的女人身邊，卻完全沒停下來，瞄都不瞄一眼走向吧檯。在甲斯頓面前，那男子遞了兩個薄銅幣給服務員，然後轉身走向大門。

突然，握著彎刀的男人踢翻桌子大喊，「站住！」

他走向裹著披風的男子，彎刀在手上靈活地轉了兩圈。他的兩個同伴也跟了

上來。

面容一半被灰色的頭髮蓋住，一半埋藏在圍巾裡，男子停下腳步。

被騷擾的女人趁此時奪門而出，啜泣著逃離。三個海島人則是從男子的身後圍了上來。「尼耍扁兒是吧？對瓦兒們視而不見是吧？」帶頭的那人用濃烈的腔調喊，語氣中夾著極度的不悅，很明顯剛才自尊心在眾目睽睽下受損。

發現男子一句話也不回時，其中一名海島人將彎刀架到男子的肩膀上，正準備說些什麼時，卻聽見自己肋骨碎裂的聲音。男子的手肘以驚人的速度撞凹他胸腔，所有人還未反應過來，回旋過來的勾拳就擊碎了另一人的鼻樑，讓兩個海島人倒在地上呻吟。

第三人的反應甚快，彎刀劈了過來，卻被男子拉出一半的長劍擋住。兩人劍刃相接，整個酒吧大廳響著刺耳的金屬撞擊聲。

才交手幾秒鐘，披風男子在閃過一記攻擊後狠狠踹了對方一腳，使其撞上身後的圓桌，掉了彎刀。男子抬腿踩住海島人的腹部，長劍劈向他左手。『磅！』的一聲，木桌裂了整塊手臂卻沒斷乾淨，鮮血像洩洪般溢出。海島人淒厲地號叫，男子再劈一刀，砍下一條手臂。

在場的所有人，包括甲斯頓，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懾到啞口無言。男子雖然算是間接解救了荒煙鎮的居民，在場卻無人能對他抱以感激，只有恐懼。那突如其來的暴烈和近乎殘酷的冷靜，讓男子蒙上一層神秘恐怖的面紗，就像他隱藏在黑影裡的面容一樣。

男子將長劍收回腰間的劍鞘，抹去沾在皮甲上的血漬，然後走出大門。

「那傢伙，真是厲害。」甲斯頓喘了幾口氣，仍陷在腎上腺素狂飆的興奮感中。服務員給他一個白眼，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感到興奮而不單是恐懼的，整個小鎮大概只有甲斯頓辦得到。

甲斯頓讓自己的情緒沉澱，整理一下思緒。剛才那男子解決了敵人後，他好像隱約看見男子的手臂上……有幾條藤蔓狀的刺青。

他心想，以男子的身手，說不定可以拉來協助山姆葡先生這次的需要。而且，走過三個海島人時毫無恐懼的步伐，對受難女子絲毫不理會，以及那完全感受不到情緒的陰沈外觀……

甲斯頓坐在吧檯前沉思了一會。「他可以。」說完就毅然起身打算追出去。

這時門口進來幾個士兵，看了一下大廳內倒塌的桌椅和三個在地上呻吟的人。「所有人都不準離開。坐過去那裡，」帶頭的士兵指向大廳內側，揮手趕群眾過去，「我們要盤問剛才發生的事。」

士兵隊長一手拉住正要出門的甲斯頓，但看清楚是誰後隨即放開手，「甲斯頓先生，不好意思，」他微微行個禮，「請幫我跟山姆葡先生問好。」

甲斯頓點個頭，然後衝出酒吧東張西望。男子的身影不難找到，整個鎮就只有他在豔陽底下裹著厚重的披風與圍巾。甲斯頓馬上追過去。

「嘿，」他喊道。男子沒停下腳步，甲斯頓只好湊上去和他並肩走在沒什麼人的街道上。

「你是外地人吧，」甲斯頓繼續說，「剛才酒吧裡那一幕我看到了，你真的是身手非凡，連我都沒自信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幹掉三個對手。」

看見男子完全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甲斯頓爽朗地笑了笑，「你來荒煙鎮做什麼？」

兩人並行了一會，男子還是沒有回話，甲斯頓擠了下眉頭，然後說，「你是來鎮上找差事的吧？鎮長派遣去補殺蜥蜴靈的，嗯？」他瞧了瞧男子的裝扮，心想八成是來割蜥蜴靈舌頭賺幾個錢的。

「如果是的話，」甲斯頓放棄了男子會回話的可能性，逕自說了起來，「那還真是太浪費你的才能了。」

「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他是荒煙鎮真正握有實權的人，鎮長只是用來擺門面，和發佈一些小差事的。」這是鎮裡不成文的事實，眾所皆知。甲斯頓撥了撥粗糙的頭髮，繼續說，「剛好這陣子，他私下在找人協助一項重要的任務。人選大致上已經出來了，但是多你一個一定有幫助。你的資質太好了。」甲斯頓看著男子，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一絲情緒，也猜不透他腦中在想什麼，彷彿與世間隔了一道冰牆。

「我不和別人合作。」圍巾悶住的聲音，卻實在而深沉。

甲斯頓笑了笑，「也不算真的合作。案子結束後就拆夥。你爽的話從頭到尾都不跟任何人講話也行。」他好奇地注視著男子隱埋在陰影下的臉，「總之，你應該先過來聽聽任務的委託內容。報酬是你拿著一百條蜥蜴靈的舌頭都換不到的數量。」

男子側目過來，甲斯頓驚愕地倒退一兩步，血液凍結。他看到男子臉頰上幾道狼牙般的紫色紋路。

還有他的眼睛。

黑洞般空洞的雙眼，裡頭流竄著無聲嘶吼的雷電，彷彿是通往地獄的大門，會吞噬任何凝視者的靈魂。

「老天……」甲斯頓腦中一片空白，只感覺到冷汗直流。他低下頭，抓穩

自己的恐懼，告訴自己這有什麼好怕的，他連牛頭人都見識過。

「所以．．．」甲斯頓抬起頭，但仍然避開男子的視線，「你來嗎？」

「報酬多少？」男子問。

甲斯頓擦了下額頭，擠出一點笑容，「十個白金幣。那是底價。」

男子沉默了一會後，點了頭。

第三章

荒煙鎮唯一的石頭建築物坐落在小鎮的東南方，緊鄰著木樁圍牆。由崗岩砌製而成的圓型建築，被一圈由大理石柱和石板建成的迴廊環繞，與鎮上其他所有房子產生極大的對比。

兩座巨大的獅鷹石雕守著青銅色大門兩旁，前面站著兩個士兵。

甲斯頓帶著男子走向建築物入口，士兵恭敬地行個禮後讓他們通過。

兩側的獅鷹像有著傲氣駭人的老鷹首級，頸部的羽毛漸次流為獅子鬃毛，壯健的獅身背上緊貼著羽豐的老鷹翅膀。看了一眼後，男子跟著甲斯頓進入大門。

室內的會客大廳擺設樸實，只有幾張椅子和石造的矮桌，以及兩個等身大的女人石雕在大廳的兩端。幾道關閉的門連接到其他房間，也有座螺旋梯通往二樓。

「代表治癒的女神 – 依絲蕊，」甲斯頓指了指其中一座石雕，一個身著薄紗的女人懷抱三支刻有不同符紋的法杖，「那是三權杖，一個用來療癒『身體』，一個療癒『心智』，一個療癒『靈魂』。」和男子說這些就像對著空氣說話，但甲斯頓只是習慣性遵照平常帶客人來時的解說。

另一座石雕呈優雅的姿態坐著，沒有頭，且少了一隻手，全身上下被繃帶纏繞。殘留的那隻手握著一顆破碎的水晶球。「象徵『毀滅、破壞』的女神蒂絲達，那繃帶雕琢得超細膩吧？」

從治癒女神懷裡抽出代表『心智』的法杖，甲斯頓走到會客廳另一端的毀滅女神前，用法杖輕點破裂的水晶球。

石桌無聲地移開，一條通往地窖的階梯出現在眼前。

「魔法。炫吧？」甲斯頓微笑，刻意避開與男子眼神相接。

兩人走下階梯，來到一條全是大理石鋪成的長廊。大理石本身似乎會發光，整個長廊呈現純淨的白色。

男子發現左右牆壁上嵌有許多展示窗，陳列各種不同的礦物和寶石，但這次甲斯頓沒有多做解釋。

他們來到一扇同樣是大理石製的門前。男子抬頭，看見天花板上有另一隻獅

鷹的雕像。不同的是，這是座半身雕像，彷彿獅鷹從天花板探頭下來，只露出胸部和首級，還有前爪與一部份的翅膀尖端。

「他們都在裡面。你的僱主，還有一隊接了本案的傭兵。」甲斯頓說。

男子沉默，似乎在考慮要不要反悔。

「別擔心，」甲斯頓推開大理石門，「我會幫你解釋。」

寬闊的圓形房間，和長廊一樣從牆壁透出白色光暈。大門左右擺了兩張長沙發椅，上面鋪著純白的羽絨毯，房間中央是一張擁有淡紅色紋理的大理石桌。左手邊的沙發上坐了四個人。一個矮壯的男人，頸上掛著粗大的鐵鏈。一個留著短簇鬍渣的男子，及肩的深褐色頭髮，不難看出他高挑的體型。坐在他身旁的是個側分短髮的女孩，穿著黑色的束腹胸甲，年紀看起來比褐髮男子小一點。最後是一個癱在沙發上的小男孩，搆不著地的兩隻腳晃啊晃，手裡抱著一本厚皮書。

房間的彼端是層一呎高的平臺，兩旁牆壁上各有一個沒有門的通道入口，僅僅掛著深紅色布簾遮擋。平臺上面擺了一個大到誇張的袋椅，像是某種巨大生物的胃囊，上面坐了一個人。肥臃的身材，肚子大到像灌了水，粗獷的四肢和脖子都掛了金色鍊子，手上戴了起碼七八個鑲了各種寶石的戒指。他手上拿著一盆水果，嘴邊兩條細細的鬍鬚在他咀嚼食物時會像蝌蚪般抖動。

「這是葛力芬·山姆葡先生。」甲斯頓說。

「你帶了誰來？」山姆葡邊嚼邊說，細細的眼睛瞧了下這個全身上下包得像肉桂捲的人。

「他是我在『暗潮』遇見的，來荒煙鎮狩獵蜥蜴靈的獎金獵人。」甲斯頓看了一下山姆葡，然後轉頭看沙發上的四個人，「他會和我們一起出這次的任務。」

山姆葡盯著眼前這個男子一陣子，嘴裡傳來酥脆水果混著唾液的聲音，然後漫不經心地點個頭。甲斯頓與蒙面男子走到另一張沙發椅坐下。

「等一下，」褐髮的男人看著山姆葡，「這和我們之前談的不一樣。你不是只把這案子委託給我們團隊嗎？」

「羅楠，只是多加一個人罷了，」沒等山姆葡開口，甲斯頓先說，「不會有多大影響啦。況且我剛才親眼目睹這傢伙在酒吧一瞬間幹掉三個『外地來的』，」他微笑，心知肚明羅楠整隊也是剛從外地來的。「他對這次行動會是很大的助力。」

「但這不單單只是能力的問題，」叫做羅楠的男子說，「傭兵團隊的默契很重要，多加一個人就有可能會打亂所有的辦事環節。更何況，」他直視山姆葡，「雖然你們還沒有交代任務的內容，但山姆葡先生這次開了這麼高的價碼，想必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是非達成不可的吧？您會希望因為一些不確定因素造成任務

團隊的失敗嗎？」羅楠的語氣平穩且客氣，但不失那一絲強硬。

「所以原來是因為報酬。」甲斯頓笑了笑。

沒有人回話，羅楠只是靜靜等著山姆葡回答。

嚼著嘴中的食物，山姆葡龐大的身軀在袋椅上扭了扭。「沒錯，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工作，」他說，「但是羅楠，你先看一下你的左右。你的隊伍裡有『一半』是女人和小孩，這算是什麼『傭兵團』？」

「什麼——」短髮女孩差點站起來，但羅楠伸手擋住她。

「瑪亞。」他輕聲道。女孩紅著臉，憤憤不平地坐好。

「錢的方面不用擔心。任務成了後，我會按個人付酬勞，每個人最少十個白金幣，還有一袋亞礦物，任你挑，」山姆葡說，「當然如果你們帶些蜥蜴靈的舌頭回來，鎮長會額外支付你們。」

羅楠沉默了一下後說，「如果這是山姆葡先生所希望的，那就這樣吧，」他手肘靠在雙腿膝蓋上，十指交叉，「那我們是不是該切入重點，討論這個案子的細節了？」羅楠說。

「甲斯頓就是我的眼睛和手腳，他拉來的人我放心。你們也不用擔心。」山姆葡為剛才的爭執打下最後的句點，然後接著說，「這次委託任務的內容，要從這個小鎮開始說起。

「各位從山下跋涉上來，應該都了解整個路程的不方便，甚至連條馬車能走的路也沒有。這裡的地理位置算是四面環山，坐落在山岳之間，也沒有任何商用幹道通過，」山姆葡從快要空了的盆子裡抓起一把葡萄與藍莓塞到嘴裡，「如果是這樣，你們知道我為什麼還是守著這個小鎮不放？」

「礦物資源。」羅楠想起外面大理石長廊裡的展示窗。

山姆葡咯咯笑，下巴的肉球和兩條小鬍鬚一起抖動。「答對了，」他整口吞掉嘴巴裡的食物，把盆子放到一旁，「荒煙鎮剛建起來時，是爲了開闢出一條能夠跨越輝爾吉恩山脈的運輸道路，我就是其中一個出資人。但南邊幾座山的性質太混亂，絕大部份是硬度過高的崗岩，然後混雜了深度不均的土皮和植背。不管是挖山洞、架木板道，或是設法從岩壁上砌出石道，難度都太高了。再加上天氣變化的速度和蒂絲達女神的脾氣有拼，過不了幾年我們就被迫放棄整個計劃。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我當時幸運地在一些廢棄的山洞裡發現了剛玉的礦脈，就是紅寶石、藍寶石。」山姆葡亮了亮手上五顏六色的戒指，「還有錫蘭紅、紫晶石、黃晶等等，甚至還發現過整條鑽紋，全部都堆積在這些山裡面！」他自己越講越興奮了起來，睜大眼睛笑，「所以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我拿下了荒

煙鎮當據點。老天，你們絕對想像不到那時候每天挖出來的寶石量有多少！」

「確實是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羅楠微笑。

「喔，那是以前。現在附近城市的商家們大概都知道我在這做什麼了，」山姆葡說，「不過他們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我早就讓所有採礦的事宜上了軌道，也雇用了私人軍隊進駐鎮裡和礦場，讓那些人只能乾瞪眼。」說完又是一陣咯咯笑聲。

「私人軍隊？不會就是……」瑪亞開口。

「對，就是你們在這裡到處都看得到的士兵。說是隸屬荒煙鎮的軍隊，那只是用來掩人耳目罷了。當然除了士兵以外，我還運用了其他管道來壟斷這裡的礦脈，比方說金錢和外交手段，」山姆葡說，「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我現在面臨的問題。」

眾人專注地聆聽著。

「從一年前的冬天開始，我們開始遭受蜥蜴靈的攻擊，那些低智能的獸類！」山姆葡噴了口鼻息，渾圓的肚子跟著起伏，「牠們的攻擊雖然零星而且沒有組織性，但長期以來還是對我們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鎮裡人心惶惶，以前還聽過有蜥蜴靈闖到鎮民家裡偷嬰兒吃的例子。山裡的礦場也不時會遭到騷擾。連從礦場到荒煙鎮的路上都可能遭受那些低等猛獸的埋伏！老天，你知道那些該殺的蜥蜴靈類害我損失了多少錢嗎！？」山姆葡細長的眼睛突然睜大，臉頰鼓得更圓。

「章魚……」小男孩輕聲說。

「布魯諾！沒禮貌！」眉頭緊皺，瑪亞壓下音量對小男孩說。小男孩像偷吃糖果被抓到一樣抿住嘴。

深陷在自己怒氣中的山姆葡自顧自地繼續說，「所以我在荒煙鎮外圍增建了圍牆，多蓋好幾個瞭望台，也雇用更多的士兵來看守礦場和小鎮四周。老天，這些都是大開銷啊。但即使做了這麼多防範措施，還是沒有辦法根除那些低等蜥蜴靈類的騷擾。」

和身邊的壯漢同伴互望了一眼後，羅楠轉向山姆葡說，「所以你藉由鎮長伏萊德從外地招攬來一堆獎金獵人，以獵殺的蜥蜴靈數目換取相對獎金。這樣既不用動用到你在荒煙鎮的私人軍隊，也可以對蜥蜴靈類展開主動出擊。」

「呵呵呵，就是這樣。而且沒成果就不用付錢，多划算。」山姆葡笑得很開心，令瑪亞渾身不自在。

「所以我們的任務內容，」瑪亞問，「不會也是要狩獵蜥蜴靈吧？」

山姆葡微笑，兩指搓揉著一邊的細鬍鬚，表情像是懷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

密，「甲斯頓。」

「是。」甲斯頓起身，走向山姆葡左手邊的無門通道，掀起紅布簾後身影消失在黑暗裡。

羅楠側過臉，視線落在甲斯頓帶來的男子身上。掩蓋著雙眼的幽灰色頭髮被大理石牆的光暈染成近乎白色，看似厚重的圍巾則環住鼻樑以下的所有部位。他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感覺好像連動都沒動過一下。

看看吧。等聽完山姆葡的任務內容，如果沒必要多帶一個人，就拒絕和那傢伙同行。羅楠心想，山姆葡應該是需要我們的團隊，否則找些別的獎金獵人就行了。我們有談判的優勢。

布魯諾無聊地左看看右看看，隨著羅楠的視線望向隔壁沙發的陌生人。「我猜他是從沙漠國家來的，」布魯諾小聲對瑪亞說。

「爲什麼？」瑪亞低頭問。

「因爲沙漠很熱啊！」

「你呆瓜嗎？住在熱帶的人都穿很少，就算爲了遮陽也是用紗質的衣服。你看他的穿著，厚成什麼樣子，只有寒帶國家的人會那樣穿啦。」年輕的女孩認真地解釋給小男孩聽。

「妳才呆瓜哩。他就是在沙漠待太久，來這裡就覺得好冷好冷，」布魯諾抱著書假裝很冷的樣子，「所以才要穿很多啦！」

瑪亞揚起一邊眉毛思考這奇怪的邏輯，覺得好像被騙又好像有道理。聽到這段對話的其他同伴露出要笑不笑的表情。

忽然，被布簾遮蓋的通道裡傳出一陣長而低沉的悶聲，好像即將席捲而來的黑雲中所發出的悶雷聲。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微微飄晃的深紅色布簾上，只有山姆葡一臉悠哉的樣子咀嚼著口中食物。

過了一陣子，布簾被橘光照亮。甲斯頓拿著火把，拖著一副黑色網子，一步步吃力地走出來。網子裡是一隻全身佈滿沼澤綠的鱗片、口鼻上長有三根菱角的蜥蜴靈，蟒蛇般的尾巴纏繞著自己身體，腹部和大腿上有乾掉的血塊，虛弱絕望地掙扎著。從體型上來衡量，不難想像這隻蜥蜴靈如果站起來會比甲斯頓要高出好幾個頭。

所有人的視線都鎖在蜥蜴靈身上。

「咦？剛才那個聲音原來是牠傳出來的啊。」布魯諾說。

「沃倫，」甲斯頓喘著氣，轉頭看羅楠身旁的壯漢，「幫我一下。」

壯漢點個頭，起身時脖子上的鎖鏈喀啷作響，兩邊肩頭上的火焰刺青延燒到背頸部。他走到甲斯頓旁邊，身高明顯矮了一個頭。

甲斯頓將網子交給沃倫後，從山姆葡手中接過一個透明小瓶子，裡頭閃爍著一顆銀灰色的礦石。

「這是灰晶珀，一種稀有礦物。」山姆葡說。

拇指彈開玻璃瓶蓋，甲斯頓將珀石倒在火把上，然後拿著火把在蜥蜴靈面前搖晃。

一陣子後，蜥蜴靈突然像抽筋似地扭動，反射性想突破網子的束縛，沃倫費力拉緊手中的網子，肌肉緊繃。

「怎．．．怎麼回事？」瑪亞站了起來。

「呵呵，我們在其中一個礦場挖到的灰晶珀，無意間發現它遇火後產生的氣體，對蜥蜴靈類來說是致命的。」山姆葡不屑地看著激烈掙扎的蜥蜴靈。

火把繼續在牠面前晃動，蜥蜴靈越來越劇烈地扭頭擺尾，爪子對著空氣猛抓。充滿利齒的嘴一張一合，類似淒厲地吼叫卻沒聲音出來。過了好幾分鐘，牠的動作愈漸遲緩，不規則地抽搐，直到胸腹部代表呼吸的起伏停止。

眾人訝異地看著那爬蟲類的屍體。沃倫的表情更是驚訝，因為他什麼都沒有聞到。

「就是這樣，灰晶珀燒出來的氣體可以殺死牠，對我們來說卻根本不痛不癢，連聞都聞不到氣體的味道。」山姆葡滿臉的成就感。

「根據一些士兵和蜥蜴靈交手時的測試，」甲斯頓熄滅火把，對其他人說，「這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擴散速度快，含蓋區域廣大。有風的話蔓延速度甚至會倍增。」

「真是驚人．．．」瑪亞撥了一下短髮，看著地上的屍體。

羅楠也站了起來，走到沃倫身邊。布魯諾看到沙發上剩下他一個人，便躺了下來，開心地摸摸羽絨毯。

「所以山姆葡先生，」羅楠開口，「您希望我們怎麼做？」

搓了搓細長的鬍子，山姆葡笑著說，「我要你們徹底滅絕蜥蜴靈類。」

第四章

甲斯頓搬出來的箱子裡，裝有一呎長的灰晶珀礦石。結實厚重的木箱被框上籠子狀的鐵條，敞開的蓋子上設有三個拳頭大的鎖，箱子大到令甲斯頓環抱它時還無法讓指尖相碰。

「灰晶珀有個致命的缺點，」甲斯頓俐落地闔上箱子，緊壓著蓋子一個個扣上鎖，「就是它如果曝露在空氣中過久，會無法燃燒出那種能致蜥蜴靈類於死的氣體。這種易氧化的珀石很容易變質，所以要密封好。」

「甲斯頓會是你們這個任務的嚮導，」山姆葡對甲斯頓揮了一下手，「把來龍去脈告訴他們。」

走到圓形大廳中央的大理石桌前，甲斯頓在桌上攤開一卷羊皮紙。那是張簡陋的地圖，右上方一大片不規則的黑墨，其疆域延伸到地圖外。黑墨的左邊邊界緊鄰著一個小馬蹄形的開口。而在整張地圖的最左邊中間，有個小正方形牽出一條蜿蜒的線，連接右上方的大片黑墨與小馬蹄交接處。

「我們之前僱用的幾個賞金獵人，在好幾天的狩獵與追蹤下無意間發現那些蜥蜴靈的巢穴，」甲斯頓跪在桌前說。羅楠、沃倫、瑪亞，和布魯諾都靠過來聆聽，只有那陌生男子仍坐著不動。

甲斯頓指著地圖右上角的那一大片黑色，「這是幽禁森林，也是蜥蜴靈類聚集的窩，」他的手指移到與森林緊鄰的馬蹄形上，「這邊是個廢墟。以前應該是某個古老宗教的祭祀神殿，現在已經倒塌了。」

「爲什麼是馬蹄形？」羅楠問。

「因爲它三面環山，而且都是峭壁。」甲斯頓沒有抬頭，繼續說，「一年四季，都有強風從山崖上灌下來，直直吹往森林裡，」他環視了一下所有人，「我們在這裡燃燒灰晶魄礦石。」

「三面被山壁圍繞，另一面又緊鄰著蜥蜴靈的巢穴……」沃倫第一次開口，聲音柔和而低沉，甚至帶了點溫柔，與他的體格不搭調，「這樣一進去就出不來吧？」

「而且，這個就是荒煙鎮吧？」瑪亞指著地圖左邊的小正方形，然後手指順著黑線移到幽禁森林與神殿廢墟的交接處，「這是通往我們目的地的路。我們要進入神殿廢墟就得接觸到森林。那裡附近想必充斥著蜥蜴靈類吧？所以我們連不能活著走到神殿都不知道。」

甲斯頓嚴肅地點點頭，「我們沒有別條路，因為神殿周圍都是岩山峭壁。不過只要能順利穿越這一段，在神殿的廢墟裡燃起灰晶魄礦石，之後就沒問題了。那裡的強風就會幫我們把燃氣漫延，不會再有蜥蜴靈敢接近。」

「所以，從切入森林那一刻起，直到點燃火炬燃燒礦石，就是這個任務最危險的一段路。」羅楠望向沃倫。壯漢點了點頭，甲斯頓也站了起來，「嗯，就是那裡，最危險的一段路。」他說。

布魯諾抱著他那本厚重的書，抬頭看三個比他高出許多的男人。瑪亞則是一臉的不安。

「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們明天一早出發，」甲斯頓左右看了一下後，望向山姆葡。

山姆葡挪了挪身子，但似乎沒打算要起身，「祝你們好運。」就這樣簡單的一句話。

羅楠雙手架在胸前沉思了一陣子，然後走向沙發後面拎起自己的武器與裝備，「走吧，東西拿一拿。」當他的同伴在拿各自的東西時，羅楠卻走到仍坐在沙發上的蒙面男子前。

「剛才不好意思，很高興能一起合作。」羅楠主動伸出手。

男子頭微抬，手卻完全沒動。

羅楠放下手微笑，「我叫羅楠里奧·費爾蒙，叫我羅楠就行了。」他再次鄭重地自我介紹，然後指向他同伴，「那是瑪亞，我的未婚妻。還有沃倫。抱著書的是布魯諾。怎麼稱呼呢？」

男子站了起來，「諾伊斯特。」說完，他推開大理石門走了出去。

沃倫這時湊身過來，表情嚴肅地看著羅楠，眼神中帶著疑問。

「我知道，」曾經是一起在軍隊裡出生入死的夥伴，羅楠比誰都了解沃倫的個性，「我也覺得不妥。但我們需要他。」嘆了口氣後，他繼續說，「這次的案子可能會是這幾年我們拿過最具危險性的。如果那傢伙真像甲斯頓所說的一樣，他的加入會提升整個任務的成功率。」還有每個人的安全……羅楠心裡想，但沒有說出口，「我考慮過了，我們需要他，」他拍拍沃倫的肩膀，「走吧，回去休息了。」

離開山姆葡的石造建築後，甲斯頓帶著大家朝大街方向走。

「你住在山姆葡那裡嗎？」瑪亞問。

「對啊，睡在其中一個小房間。」甲斯頓爽朗地笑。

「他好像非常信任你喔。」

甲斯頓想了一下，然後苦笑，「只是認識得久罷了，我從山姆葡先生來開闢這一帶之前就跟著他了，不過也因此常被指派負責很多東西，真是吃不消。」

「我不喜歡那個章魚先生，他好像很貪心很小氣。」布魯諾鼓著嘴學山姆葡抓東西吃的樣子。

甲斯頓大笑起來，然後大手摸摸小男孩圓圓的腦袋瓜，「當然，他是個商人啊，精打細算成習慣了。不過，」他對著周圍的房屋張開手，「如果不是山姆葡先生的話，這小鎮早垮了。他經常在想著怎麼讓荒煙鎮在地理環境輸人一大截、又有一堆問題的情況下生存下來。包括蜥蜴靈類的問題也是，一年來我們試了各種方法都只治標不治本。現在好不容易出現了曙光，讓我們發現蜥蜴靈的大本營和那個神殿廢墟，還有能夠輕易幹掉牠們的方法，我一定要幫他完成這個任務。」甲斯頓懷著堅決的眼神凝視前方，小男孩開心地笑了，瑪亞也點頭同意。

在甲斯頓交代完集合時間後，裹著圍巾披風的諾伊斯特逕自離開。

「對了，在解散前我有個疑問，」羅楠轉向甲斯頓，「這案子似乎對荒煙鎮有相當的重要性。如果山姆葡先生對我們團隊的成員有疑問，他為什麼還會雇用我們呢？」大家經這麼一提都想起山姆葡所說的『成員有一半是女人小孩』。

羅楠並非認為自己團隊的實力比別人差，但才四個人的隊伍裡有女人與孩子，確實就某方面來說是有其限制的。山姆葡從未說出選則了他們的原因，令羅楠心生疑慮，「是什麼原因讓山姆葡先生選上我們？」

「因為我們找不到別人。」甲斯頓這句簡明到不能再簡單的答案讓羅楠皺了下眉頭，似乎不太相信就這樣。

「那些發現蜥蜴靈類巢穴的獎金獵人呢？」沃倫表情不變。

「有幾個死了，活著回來的沒人敢再回去，」看著眼前的兩人無言，甲斯頓笑了笑，「嗯，還有就是像羅楠之前說的，山姆葡先生希望能找一個默契良好的團隊來執行這個非同小可的任務。我們是有考慮過拼湊幾個獨自上山來的獎金獵人為團隊，但你知道，我們發現他們為了搶獵物甚至會不惜相互開打起來。最慘的就是竟然還有『獵獎金獵人』，專殺人奪現成的蜥蜴舌串。你要我怎麼信得過他們？當那種人的嚮導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甲斯頓極其認真的回答讓羅楠笑了出來，他清清喉嚨，「所以來到荒煙鎮的

『團隊傭兵』就只有我們是吧？」

「對啊，告訴過你了，我們找不到別人。」甲斯頓變回一貫的爽朗笑容。

是這樣啊……聽到這樣的答案，羅楠不知道該滿足還是該難過。他們揮別了甲斯頓，往旅社的方向走。

第二天清晨，四周的山域蒙上了一層嵐霧，飄渺的白霧像緞帶般輕撫著仍在沉睡的群山。現在這個時刻如果站在荒煙鎮的街道上環顧周圍，會以為自己仍置身在夢境中。

諾伊斯特是最早到集合地點的，也就是山姆葡的家門口。沒有守衛的士兵，諾伊斯特逕自坐在獅鷹雕像前面。

「早安，」瑪亞的聲音。他們沿著圓形房屋的迴廊走過來。

「早，諾伊斯特。」羅楠禮貌地說。

圍巾阻隔了他呼出的冷空氣。他望向他們，但沒有回話。羅楠的身上披了一件與他頭髮顏色相近的褐色披風，裡面是皮革甲，箭筒懸在腰間，背上是一把白色的弓和一柄長劍。

瑪亞的黑色胸甲順著胸部渾圓的弧度下滑，腹部被好幾排皮帶緊束，然後是臀部皮褲的曲線。她手上拎個輕型十字弓，腰間環了一條海藍色紗布，諾伊斯特看見裡面藏著兩把匕首。另外那個身材粗壯的男人穿著裝有釘飾的露肩皮革甲，橘色的火燄刺青像爪子般緊抓肩頭。他拿著一把雙刃手斧和一把單刃手斧。小男孩走在最後面，穿著翠綠色的長外套，那本從來不離手的厚皮書窩在懷裡。仔細看會發現書的邊緣鍍有金色符紋，書中間烙了一圈奇異的文字，包著一棵小樹苗的圖樣。

「啊？全都到了。原來我最慢啊，」甲斯頓從山姆葡的住宅裡走了出來，打了個大呵欠。他綁了粗長的馬尾，背著裝有灰晶珀礦石的大鐵框木箱。箱子看起來非常重，但從他走路的樣子完全感覺不出來。

集合完畢準備出發時，卻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三個穿著繩衣戴著網帽的人朝他們走過來，其中一人少了一條手臂。

「尼們的同瓦打傷瓦兒們，害得瓦們辛苦離開海島上山來卻工作拿不成，」說話的外地人鼻子上貼了好大一塊紗布，他指著身後的獨臂男人，「還斷了瓦兒老大的臂，痛到昏吶，姬巴拉斯坦，尼們要怎麼償還吶？」

「什麼是姬巴拉斯坦？」布魯諾小聲問瑪亞。

「鬼才曉得。」她回。

「告訴尼知道，瓦兒老大身份不凡，上次尼跑太快瓦們沒時間解釋。現在聽好吶，老人在西洋的島域可是組織『蒼龍』一份子兒。龍吶！龍尼知不知道？現在惹上塔，尼死定兒，組織裡千百條龍漢一輩子追兒尼殺！」

布魯諾覺得那些人的口音好有趣，尤其是生氣時激烈的表達反而讓他們的威脅變得更滑稽，他搗著嘴巴滋滋笑。

諾伊斯特起身，經過羅楠和沃倫走向那幾個海島人。

「尼、尼、尼幹麻兒？」鼻子貼紗布的海島人踉蹌退後幾步，被他老大瞪了一眼後再往前移了一步，「尼又想斷臂！？小心瓦們老大找蒼龍殺光兒尼！」

「你們，」眾人身後傳來油厚的聲音。

山姆葡蹣跚地從屋子裡走了出來，碩大的肚子要壓垮他雙腳似的，每一步都晃動著肚子和下巴的肥肉。甲斯頓想開口叫他小心，卻被山姆葡舉手制止，所有人讓了一條路給他，連諾伊斯特都站到一旁。

「你們是『蒼龍』一份子？」山姆葡眯著眼，視線落在獨臂的海島人身上。

「是兒又怎樣？」海島人老大說。

往身後指了指諾伊斯特，山姆葡說，「那個人是我手下。他不小心『斷了你的臂』，真不好意思啊，」然後塞了三個白金幣到海島人剩下的那隻手裡，「回去幫我跟紅龍打聲招呼，就說是葛力芬·山姆葡跟他問好。」說完嘴角牽著一邊鬍鬚上揚。

那個海島人看都不敢看手上的白金幣，兩隻眼睛好像見鬼似地盯著山姆葡。

「尼想收買——」另一個海島人口一開就被他老人在後腦轟了一拳閉上嘴。

「是、是、是，瓦們知、知兒，」獨臂海島人忙點頭，趕緊拉走兩個小弟。

山姆葡一臉不屑，帶著鄙視的表情蹣跚走回自己的屋子，「好了，還杵在這，再不出發那些蜥蜴靈會無聊死。」說完就蹣跚地進屋去。

諾伊斯特轉身朝荒煙鎮的大門走去，一句謝謝也沒說。

「哈哈，他很有一套吧？」追上諾伊斯特的甲斯頓手臂搭上他肩膀。

忽然，諾伊斯特亮出一把匕首抵住甲斯頓喉嚨，那一瞬間無限的殺意湧出，然後他推開甲斯頓，轉身走掉。

甲斯頓對其他人聳聳肩，卻發現斗大的汗珠沿著額頭溜下來，「我看，」他苦笑著勉強擠出一句話，「這趟路程難走囉。」

他們離開時，天空已由暗紫轉為淺藍，身後的荒煙鎮依然寧靜，在高聳的群山間與樁圍的庇護下沉睡著。一行人沿著一條林間小徑南行，開始了他們的旅程。

第五章

布魯諾跪在草叢前，圓滾滾的眼睛直盯著有兩對翅膀、紅黑色斑點的蝴蝶。小男孩抿著嘴，小心翼翼地將擺出牢籠狀的小手往前伸，連呼吸都不敢呼吸。蝴蝶似乎感覺到那慢慢逼近的意圖，忽然就拍著翅膀離去，讓布魯諾抓了個空。

「布魯諾！走了啦，快跟上來！」回頭叫喊的瑪亞和其他人已經越走越遠。大夥兒正走在一大片山嶺間的草原，道路的軌跡早已消失，只靠著甲斯頓的指引來判定方向。

男孩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膝蓋，抱著那本厚皮書追了上來，「黑吻蝶！剛才那是黑吻蝶啊！」他邊跑邊嚷，金色的頭髮在陽光底下顯得耀眼，一身翠綠的外衣比身旁的青草還要亮麗，「如果有牠的觸角，我就可以讓火在石頭上跳舞！」

瑪亞回頭拋了個白眼，沃倫則給小男孩一個和藹的笑容。

「真是稀奇，很少看到像你年紀那麼小的魔法師，」殿後的甲斯頓對著布魯諾微笑，然後想了想繼續說，「不對，應該說我根本很少看過真正的魔法師。除了之前有個說會魔法的來跟山姆葡先生推銷自己，說自己會多驚人多厲害的魔法。」

「不是魔法師！是靈動師！」布魯諾糾正他。

「那現在那位魔法師呢？怎麼沒看到？」瑪亞問。

「他啊，掛了。那個時候我們在為某些戰亂中國家做武器供應，就派他跟運輸隊到前線去。結果聽說那傢伙施放完『不死之身』的法術後，馬上就被偷襲運輸隊的敵人亂棒打死，」甲斯頓哈哈大笑，「好一個魔法師！」

「我說不是魔法師，是靈動師……」布魯諾的眉頭揪了揪。

在這個時代，人們普遍對於那些擁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感到恐懼。令烏雲在晴空中誕生，使冰水在瞬間沸騰，讓無人的房間出現聲響，把東西的重量倍增，這些都是普通人辦不到、無法理解，而且打心裡感到害怕的。他們稱那些能夠無中生有、違反人們心中自然法規的力量為『魔法』，也就是『魔鬼的法源』。因此，習得該能力的人就被叫做『魔法師』，是人人恐懼厭惡的對象。相反地，那些擁

有該能力的人稱自己為『靈動師』，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超乎常理規範的能力來自於自己體內的『靈力』，有些人喚其為靈魂，也有人稱之為想像力。

「所以你手裡那本書是幹麻用的？」甲斯頓瞄了一下布魯諾。

小男孩露出神秘的微笑，像抱著小寵物似緊抱著那本又大又厚的書，滿足地拍拍書的封皮。「這本書叫做小樹苗，」他指著封皮中間的樹苗圖樣，「是我在馬戲團時我們團長給我的。」

「馬戲團？」

「對啊，你不知道嘛？我以前在烏比啞娃馬戲團當特技小童。」

「哇，那現在怎麼會……」甲斯頓一臉驚訝。

「說來話長啦，」布魯諾說，「總之喔，馬戲團裡的人對我很不好，我早就想落跑，剛好又遇到羅楠他們，就『馬戲團掰掰』～」說完他小手揮揮。

「嗯，走前還不忘偷了一本書。對，就是他手中那本。」瑪亞轉過頭，眯著眼說。

「什麼偷？妳要我講幾次啊，是團長烏比啞娃哭著送我的！」

「對對對，最好是你逃走前還有人會哭著送你東西。」瑪亞歪著嘴回他。

「那是因為我是馬戲團裡有史以來最利害的特技小童——」

「那為什麼你一直抱著它不放？從來沒看過你有去哪裡不帶著它的。」甲斯頓在他們兩人的口水戰開始前將話題導回正軌。

「喔，因為小樹苗是本生命書喔！」布魯諾看向甲斯頓，小小的雙眼中有著無限的希望與未來，「他蘊釀著很多威力無比強的靈力咒文。但是現在我還不能用，要等到有一天小樹苗覺得我的能力夠了，我才能打開他。」

「所以現在你打不開？」

「對啊，我現在的能力還不配用他，只能每天抱著培養感情，」小男孩摸摸厚實的書皮，「烏比啞娃說，這跟孵蛋一樣，孵越久那一天就會越快來臨。」

瑪亞給了他一個冷笑，「你啊，應該要孵個十年書才會打開。」

「才不會那麼久。烏比啞娃團長說，以我的資質說不定兩三年就可以了。」

「是這樣？你跟著我們一年了，看你每天抱，怎麼好像都沒有東西『孵』出來？」

「啊，前面要進入山林裡了，我到前面去帶路。」甲斯頓露出無奈的笑意，

知道瑪亞跟布魯諾根本沒有在聽他講話，就留下吵嘴的兩人往前面走去。

羅楠手持長弓，瀏覽著周圍的環境。最前方的諾伊斯特自顧自地往前走，蠻不在乎危險的可能性。羅楠曾試著和他打開話題幾次，但都和預期一樣碰上冷漠的釘子，之後羅楠便退下，不再打擾諾伊斯特。

山腳下的這一帶雜草橫生，附近應該水源充沛…… 羅楠一路上觀察著環境，這是身為傭兵養成的習慣。

背著大箱子的甲斯頓從身邊經過，「前面山腳下的那片樹林，」他對羅楠說，「穿過之後馬上會遇到一條我們需要橫渡的河。如果走的方向不對，會撞上非常寬的河腹，到時候又要浪費時間找狹窄的渡河地。我去前面帶路。」

一行人在山林間行走，頭上密密麻麻的葉片擋住大半的陽光，只有幾束光透過搖曳的樹梢，為昏灰幽暗的樹林增添幾分深邃的色彩。

半小時後，他們來到緊貼著樹林的河岸。水流湍急，滑圓的大石頭散佈於河面，被河水沖刷出一波波的白色泡沫。對岸又是一片樹林。

「從得到的情報來看，這裡應該是河最窄的地方了，」甲斯頓側目瞥了布魯諾與瑪亞一眼，擺出憂心的神色。溪流有其未知的危險性，哪一步會踏入利石間的狹縫，或是青苔滿佈的石面，漩渦蘊釀的坑洞，從河面根本看不出來。

「你覺得多遠？」羅楠站到沃倫身旁。

「起碼三十公尺。」壯漢雙臂插在胸前說。

羅楠卸下背包，找出一捆細到近乎透明的線繩，和一個亮銀色的箭頭。

「喂！你要幹什——」甲斯頓大喊時已經太遲了，諾伊斯特踏入河中，溪水在他膝蓋邊沖刷出一堆泡沫。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完全沒有理會其他人。

羅楠瞥了一眼後，繼續做他的事。他把一支箭換上亮銀色的箭鏃，將具有伸縮性的三片鋒刃壓進去，變成一整支細長的針狀箭頭。然後他將線繩的一端綁在箭的尾部，其餘的以蛇行交錯的方式層層疊好。

「這是俗稱『精靈髮絲』的繩索，比風還要輕，可是韌性比鋼絲更強。」羅楠回答甲斯頓疑惑的眼神，起身將箭搭上象牙白的弓。他站定身子凝視對岸，慢慢拉開弓弦，背部的肌肉隨著力道的施展而緊縮。

諾伊斯特這時已涉水到河的中央，披風在身後大肆飄揚。他的前進速度減緩，蹣跚地往前踏。

羅楠動也不動地佇立著，拉開的白弓在他手中彷彿凍結，只有褐髮隨風飄逸。他讓腦中一切歸零，眼神死鎖住目標。然後他右手指尖微鬆——

『唰——』箭矢化爲一條銀光朝對岸射去，地上的整疊線繩被迅速拉起，乘著風橫越河流。針狀的箭鋒穩穩陷入樹幹內，在撞擊之後展開。羅楠測試般拉了拉線繩這一端，滿意後將其交給沃倫綁在身旁的樹幹上。

「哇！這、這種距離……你真的是太屌了！」甲斯頓露出極其驚訝的表情。在河中央的諾伊斯特也似乎詫異地側過頭來。瑪亞的微笑中則帶著一抹愛慕與驕傲。

「你們在這裡等一下，我先過去。」甩弓上肩，羅楠謹慎地抓著精靈髮絲，跨入河面。

因爲有線繩幫助平衡，羅楠不出一下子就到了河中央，看見在左手邊下游處一段距離的諾伊斯特，隱沒在圍巾內的臉龐正環顧著河面。

「諾伊斯特！」羅楠喊叫，聲音有一半被埋沒在河水湍流的聲響中，「我先到對岸把線繩綁好，你再過來。」羅楠也發現了，河床中央有一段在岸邊看不出來的亂流帶，混雜著大小不一的石頭和陷落的瀑布坑，甚至時而產生渦流。經過這半天行程的觀察，羅楠判斷諾伊斯特應該對大自然的環境擁有過人的直覺，所以自信滿滿獨自渡河。但很明顯，大自然的花招詭計沒有人能夠永遠預料。

看見諾伊斯特沒有理會他，羅楠沉默了一陣子，兩人的披風在河面上隨風擺。然後羅楠開口，語氣平穩，「諾伊斯特，這次任務結束後我們就會分道揚鑣，誰也不會欠誰。但現在我們是夥伴，任何一個人出狀況都會耽誤到整個團隊。我們彼此都已經同意接手這次的案子，就趕快合作把它解決掉，對每個人都好。」說完他步入亂流帶，緊握手中的精靈髮絲，費力地一步步向前行。

踏上對岸後，羅楠從樹幹上的箭矢解下線繩，繞了樹幹幾圈後綁死，然後朝諾伊斯特招手。

蒙面的男子想了幾秒後，開始往上游處走向橫越河流的精靈髮絲。

在諾伊斯特藉著線繩渡河之後，第三個過河的是抱著布魯諾的甲斯頓。甲斯頓在亂流區搖搖晃晃差點跌倒，布魯諾卻樂得唱起歌。只有幾次甲斯頓爲了顧及背上的大木箱差點把布魯諾摔下河，小男孩才不悅地皺眉罵他。

「沃倫，你確定不先過去？」瑪亞口吻客氣，含蓄地望向沃倫。

「不，妳先吧，我殿後。」壯漢點頭，口氣中略顯尊重。

瑪亞是過河速度最快的，環腰的海藍色紗布柔順地飄揚著。

最後沃倫在渡河前切斷了線繩的結，纏在自己手臂上，一邊收線一邊踩著溪流往前走。精靈髮絲是極爲貴重的物品，長度越長時，價錢是倍增的。

「老天吶，這樣跟他靠自己過河有什麼兩樣？」甲斯頓的視線從對岸的沃倫

轉向羅楠。

羅楠注視著昔日軍隊中的夥伴，心想他應該不會有問題。

進入亂流帶時，沃倫非常小心地穩住步伐，確定站穩才往前走一步。噴躍的水花與泡沫在身邊到處起舞，他又捲了一圈線繩在手上，跨出下一步——

溪水淹到沃倫脖子，然後整個人消失在河裡。

「糟糕！」羅楠抓住被拉往下游方向的繩索。甲斯頓奔向樹幹確保繩結沒斷，然後也猛力拉住線繩。沃倫先是頭浮出水面，然後胸部，但仍漸漸被溪流的力量帶著走，四濺的水花像張開血盆大口的獅子欲意吞食獵物。

「不行……甲斯頓，用力！」羅楠大吼，雙腳被繩子的力量扯動，在岸邊的泥土上拖出一道痕跡，「用力！再用力！」*完了……水流太強了……*

然後一雙戴著露指手套的雙手在羅楠面前握住繩索。

第六章

瑪亞從背袋裡掏出幾瓶香料，各撒了一點，然後攪拌鍋裡的濃湯，亮黑色的胸甲映著炊火搖擺的橘光。旁邊的煎鍋在火舌的舔舐下發出滋滋聲，裡頭的鴿子肉傳來一陣陣肉香。

汗珠從瑪亞的臉頰滑落，低在胸甲撐起的白皙胸脯上。她撥了一下濕潤的短髮，將煎鍋內的鴿子肉翻面，鋪上一層香菜屑，等了幾分鐘後開始將肉切成六份。

「服了。我真的服了。從來沒看過有人對移動標靶能拿捏得這麼好，那隻白鴿真是倒楣遇到你，」一旁的甲斯頓學羅楠射箭的樣子，拿著無形的弓箭瞄準天空。

羅楠笑了笑，「其實不難，多練就會熟能生巧了。」

肉香隨著炊煙迷漫著大夥兒的休息地，甲斯頓盯著鴿肉，舔舔舌頭，「哈哈，給我一份，給我一份，我快等不及了。」

瑪亞起身，遞給他一份薄餅，裡面夾了熱騰騰的豆泥和帶了點燒烤味的嫩鴿子肉，「要不是羅楠，我們這餐的主菜就只有豆泥了。吶，那邊有湯，自己盛。」

然後她各拿了一份薄餅給羅楠、沃倫，和布魯諾，裡面包著自己偷偷為他們三個人切下的大份鴿肉。以前只有他們四個人旅行時，瑪亞在分配食物時總是會給羅楠和布魯諾多一點點份量。她並不知道這到底是種習慣還是樂趣，但自己總是沉浸在這種下意識的支配權裡。

留下一小塊肉給自己，瑪亞回頭張望，看蒙著面的男子在哪裡。

諾伊斯特遠離其他人，一個人坐在角落的樹蔭下吃著乾果糧。人們的嘻笑聲總是讓他感到不自在，不知所措，那是種混合了期待、失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與自尊心相衝突的尷尬感覺。他憎恨這種感覺。將沃倫救上岸後，羅楠在眾人面前的一句『謝謝』就讓他想當場殺了羅楠，他立刻轉身走人，並發誓永遠不會再犯如此愚蠢的錯。

「這是你的份，」一個溫柔甜美的聲音將諾伊斯特的思緒拉了回來。

瑪亞端了碗湯和一盤薄餅過來。他原本想搖頭回絕，卻在女孩誠懇親切的神

情下不知該怎麼反應。

「謝謝你剛才的幫忙。」瑪亞輕聲說，將食物交到諾伊斯特手上。他還來不及拒絕，女孩子已走回炊火那，破口大罵把剩湯倒回鍋裡的布魯諾。

用完餐後，一行人在甲斯頓的帶領下轉向東行，地勢再度開始攀升。地形由植物蓬勃的樹林轉為植被越來越稀疏的岩地，凌亂散佈的石塊與矮樹叢處處可見。

「所以說，如果我能夠打開小樹苗，那時就可以讓河水分開把你救出來，或是乾脆直接把你變到我身邊，你就不用喝那麼多水，然後被拖上來全身刮傷，」走在沃倫身旁的布魯諾說。

壯漢給了小男孩一個和藹的笑容，摸了摸他的頭，似乎想說什麼但沒開口。然後布魯諾忽然想起什麼似地往諾伊斯特跑去。

沃倫的視線仍然停留在奔跑的小男孩身上，瞧見這一幕的羅楠湊身到沃倫身邊，和老友並肩走在小隊的最後面，「不用擔心他，小孩子能做夢就該儘量做。天曉得，說不定哪一天他那本書真的會打開來，讓他變成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法師。」

「他是我看過最有天賦的孩子，才八歲，學習能力比我們都強，精力比任何人都旺盛，」沃倫嘆了口氣，「魔法這種邪門歪道不適合他。」

沃倫曾不只一次找羅楠談過，憂心布魯諾的將來。對沃倫來說，布魯諾擁有絕佳的靈敏反應、過人的聰慧，和驚人的學習能力，如果從小培養成軍人，到青年時期一定能擁有普通人望塵莫及的成就。就算不從軍，去當商人、廚師、鐵匠什麼都好，就是不應該碰魔法。他無法想像開朗活潑的小男孩長大後成為印象中那種陰沉沉的魔法師。但是，即使不認同魔法，對小男孩的愛讓沃倫無法狠下心來阻止他嘗試自己喜歡的東西。

「別擔心太多了，」羅楠拍拍沃倫的背，「布魯諾是那種長大後不管做什麼事都能有一番做為的孩子。他還小，有無限的可能性。」

兩人看著小男孩耀眼的金髮飄啊飄，在諾伊斯特身旁問些像是「你為什麼要用圍巾包住臉啊？」或是「我是孤兒，你媽媽是誰？」等問題，諾伊斯特厭煩地往旁邊走，小男孩卻跟了上去。

「你知道嗎？諾伊斯特的『諾』跟布魯諾的『諾』都是代表『承諾』喔！」小男孩開心地笑著，眼睛圓滾滾。

「奇怪，他什麼時候跟諾伊斯特變得那麼熟絡？」和甲斯頓走在最前頭的瑪亞，聽見身後布魯諾單方面的對話後揚起了一邊眉毛說。

「哈哈，大概他老早就想問，可是之前諾伊斯特那鬼樣子誰敢接近他？」甲斯頓瞥了女孩一眼。

「也對，我還真的蠻驚訝他會幫忙拉沃倫上岸呢。」

「沒錯，妳知道我在荒煙鎮裡剛遇上他時，」甲斯頓降低音量，「他是個對極需援助的人都完全視而不見的傢伙。」

瑪亞笑了笑，「是吧？看他的樣子很有可能。」

「對，而且……」甲斯頓語調帶著猶豫，「我想他掩飾住面容是因為不敢讓人看見他的眼睛……」

「他眼睛怎麼了？」

甲斯頓沉思了一會，面露愁色說，「我沒辦法解釋……如果有機會妳自己瞧瞧。但我覺得妳不會想看的……」

他們不斷往高處行走，回頭可以望見山下的茂密的樹林和之前的河流，如同甲斯頓說過的，河流最寬的地方大約是他們渡河處的三倍。

幾個小時後，眾人轉南下行，遠遠就看見一大片黃澄澄的樹林，以及更遠方的山壁間流洩而出的瀑布。

「看！有兩條瀑布呢！」布魯諾興奮地說。

有如星鑽般呈放射形態的巨大岩石懸在壁崖邊緣，將山壁頂峰的水源切成兩道細長的清流，傾流而下，落在樹林後方。

「嗯，那就是『瑟莉比亞的淚痕』，據說是自然女神看見北方諸地的胡亂開墾、森林被一個個興起的城市取代後，所流下的眼淚。」甲斯頓回過頭，背上的大箱子隨著步伐晃動。即使已經汗流浹背，仍看不出他有絲毫疲倦的樣子。「不過還有另外一個說法。看到中間那塊石頭了嗎？一堆刺角的那個，」甲斯頓指向遠方，「有人傳說那是遠古時期，巨龍的骨骸化石。那個就是牠的頭蓋骨。」

「那麼大！？」布魯諾張大嘴。所有人都盯著星鑽形狀、在兩條瀑布之間的岩石。

「只是傳說，沒人知道是真是假囉，因為瀑布前的河流誇張的急，根本就沒有人上得了那座石頭，」甲斯頓笑，「他們說龍的骨骸比鑽石還要硬，所以河流怎麼沖刷都磨滅不了它，反而被它分隔成兩道。」在大夥兒驚嘆的同時，一陣涼風帶來整波的金色楓葉，飛舞過眾人身邊。

他們進入楓樹林中，頭頂的金黃色葉幕隨風搖擺，沙沙聲喚起了一股安恬的睡意。

「從這邊走個大約四小時，我們會看到一個湖，可以在那附近紮營，」甲斯頓說。

「湖？是在瀑布下面嗎？」瑪亞環視圍繞著眾人的金色森林，好像進入童話中的精靈國度似的。

甲斯頓想了想，「不算是，有一段距離。不過它和『瑟莉比亞的淚痕』所流下的溪流是連接的。」

諾伊斯特突然停下腳步。

「怎麼了？」瑪亞問，甲斯頓也回過頭來。羅楠對大家做出安靜的手勢，定神聆聽著。

然後所有人都聽到了。

從楓林深處傳來的窸窣聲，乘在樹葉沙沙聲之上越來越清晰，也越漸逼近。羅楠馬上卸下弓，找樹幹做掩護。諾伊斯特也埋身到一棵樹後，搭上箭，被圍巾遮掩的臉龐側目等待。瑪亞將十字弓上膛，拉著布魯諾躲在最後面。沃倫則跑上前，和剛放下木箱的甲斯頓屈身蹲在一株斷裂的樹幹後面，兩人形成第一道防守線。

不到幾秒，四個影子映入眼簾，飛快地穿梭在樹林之間朝大夥奔來。舞著利爪、倒鉤狀的喙嘴、像人又像鳥，卻有著蝙蝠翅膀的怪物。

「輝爾吉恩的鳥人，專獵人類，把人的脊椎骨當戰利品。不用跟牠們客氣。」甲斯頓活動了一下手指關節，緊握住連結著鋼刺鐵球的鏈鎚。

鳥人只有普遍人的一半高，奔跑的速度卻因為雙翼的輔助而出奇地快。尖叫幾聲後，牠們散開從整個前方包圍過來。

諾伊斯特射出了第一箭，命中的前一刻鳥人振翅躲掉，牠勝利似地尖叫，卻被另一支箭貫穿大開的喙嘴。羅楠舔了一下手指，再抽出一支箭。

諾伊斯特的第二箭沉入另一個鳥人長滿黑毛的胸脯，牠應聲倒地。剩下的兩隻鳥人從正前方直撲而來，羅楠一箭打穿其中一隻的翅膀薄膜，牠跳過橫倒在地的樹幹時被沃倫的手斧劈了下來。另一個鳥人閃過甲斯頓的鏈鎚，和他進行纏鬥。

「瑪亞！」布魯諾指著上方，當眾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戰場時，頭頂的葉幕竄動了起來，三道軌跡翻動著樹葉朝他們快速逼近。瑪亞舉起輕十字弓，心臟的跳動聲佔據了整個腦海。羅楠也注意到了樹頂的異樣，轉身拉弓讓箭鋒跟著其中一道軌跡移動，然後鬆手。射入葉簾中的箭矢換來一聲淒厲的尖鳴，一個鳥人掉了下來。另外兩隻也突然落下，掉在瑪亞與布魯諾兩旁。瑪亞的弩箭打中一隻的大腿，暫時阻止牠的攻勢，另一隻鳥人飛撲布魯諾的同時，小男孩掏出一

小片白色羽毛，在撫過牠面前的時候突然強光閃現。鳥人摀住眼睛尖叫不到兩聲，就被過來支援的沃倫從背後砍死。

甲斯頓站在一具鳥人的屍體旁喘氣，鏈鎚下的鐵球黏著鮮紅色腦漿，他突然感覺到地面在震動。諾伊斯特與羅楠也跟著望向先前鳥人出現的方向。

地面再次震動，周圍樹幹顫抖，大批楓葉飄落。

被瑪亞射中大腿的鳥人發出哀號，半飛半跳地逃掉。沒有人趕盡殺絕，因為他們的視線全被拉往遠方顫動的森林深處，葉片如下雨般落下。

地面又震動一次，這次的規模讓所有人連站都失衡了一下。

「什……什麼鬼東西……」甲斯頓全身緊張得手腳發冷，往後退了幾步。

然後地面傳來雷鳴般的震蕩，從森林身處的黑影裡，一個龐大身影走了出來。有兩個人那麼高，和樹幹一樣粗的雙腿和手臂——兩對手臂——結著岩石般的灰色肌肉，寬厚的軀體後面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從手臂到尾部尖端都佈滿了白色斑點。缺少脖子的身體上有著龐大扁平的蟾蜍首級，上下兩排利齒對岔，滿臉的白斑。兩片厚重的眼瞼覆蓋著沒有瞳孔的乳白色眼睛。

在每個人都處於震驚之餘，羅楠開口將同伴的心神拉回來，「我們不能跟牠對上，逃吧。」

瑪亞拉著布魯諾的手離開。沃倫站到羅楠身旁，和往常一樣準備殿後。「老天吶，剛才那些鳥人就是要逃離這個怪物吧，」甲斯頓邊說邊撤退。羅楠轉頭對蒙面的男子說，「諾伊斯特你先走——」

乳紅色的細長舌頭噴灑著黏液，倏地劃過羅楠眼前。

他轉頭時剛好看見腳踝被纏住的布魯諾，好像沒有重量似地在空中被拉往蟾蜍巨獸。

「布魯諾！」沃倫吼叫，手持雙斧追了過去，其他人尾隨在後，只有羅楠按地不動，迅速架箭拉開白弓。

巨獸張開能夠吞進一整隻牛的血盆大口，兩排獠牙已經準備好撕裂肉身，表面黏稠的舌頭以極快的速度縮短。

羅楠的潛意識知道自己只有一次機會，甚至可能誤殺男孩，但他的腦中完全空白，只有烙印在雙眼中的目標。

『嘶——』箭矢化爲白光，超越甲斯頓，超越沃倫，在布魯諾被拉進巨獸口中的前一瞬間刺穿牠的舌根。巨獸並沒有放開男孩的腳踝，但劇烈的疼痛令牠仰首將布魯諾上甩，沃倫趁此機會全力擲出雙刃手斧，在空中旋轉幾圈後切斷巨

獸舌頭。

小男孩掉落在蟾蜍怪獸面前，仍不放掉手中的書。憤怒的巨獸吼叫了一聲，震耳欲聾的低鳴傳遍整個森林，牠巨石般大的拳頭朝小男孩揮去，但布魯諾以敏捷的身手躲掉其攻擊。下一秒甲斯頓與諾伊斯特踏了上來，鏈鎚與長劍砍向巨獸身軀。兩人一邊閃躲那四個如破城槌般的拳頭，一邊在牠身上劃出不具威脅性的傷口。蟾蜍巨獸的皮膚跟樹皮一樣硬，羅楠和瑪亞的箭甚至無法對牠造成任何傷害。

深紫色的蔓紋攀附著諾伊斯特的手臂，他每一次揮劍，紋路都會伸長一點。突然，在躲過一拳之後，另一個龐大的拳頭擊中諾伊斯特，他整個人飛撞上身後的樹幹，跪倒在地上吐血。圍巾滑落，顯露出脖子上的紫色藤蔓和臉上狼牙狀的紋路。

羅楠抽出背上的長劍，劍刃閃爍著冰藍色波紋，和沃倫一起加入戰局。他劃出一道道新月形的藍光，令巨獸身體的數個地方皮開血流，但仍舊無法造成致命傷。

蟾蜍巨獸突如其來的甩尾，撞開了羅楠和甲斯頓。羅楠嘴角淌血，正準備起身時，一個黑影飛奔過他身旁。

瑪亞衝向高如巨塔的蟾蜍怪獸。

巨獸怒吼一聲，朝她揮出致命的拳頭。瑪亞縱身一躍閃過巨拳，蹬著旁邊的樹幹反身空翻，靈敏的身段在巨獸上空抽出兩把匕首，閃耀的銀光是她的翅膀。騎上蟾蜍頭部的瑪亞雙手下揮，利刃沉入乳白色的雙眼。

怪物發出撼天動地的低鳴，將瑪亞震落牠的頭部，然後巨大的尾巴狠狠甩上半空中的瑪亞，她撞斷幾根樹枝後跌了下來，失去了知覺。蟾蜍巨獸緊閉的眼瞼流出混著鮮血的乳白色液體，牠暴烈地胡亂揮拳甩尾，笨重的軀體不規則地移動。周圍樹木皆被擊斷，楓葉到處飄散。

「不要過去！」沃倫大叫，但小男孩已經潛入巨獸身旁，想爬到瑪亞身邊。突然間一抹黑影籠罩，布魯諾抬頭看見瘋狂的巨獸抬起比男孩身體還大的腳掌。

從口袋拿出兩顆玻璃球的布魯諾正準備擺出施放的手勢，卻被一個披風飄揚的背影擋住。

雙手完全被紫色的蔓紋覆蓋，後頸部的紋路仍在游動，像蛇一般爬上男子的臉頰。布魯諾驚訝地看見諾伊斯特張開雙手，拉出一道紫光四射的雷電，在兩手之間有脈搏似地震動。

然後，在龐大的腳掌落下之前，雷電射向蟾蜍怪獸的胸膛。

一陣轟然巨響，怪獸的驅體上燒出一個大洞，焦黑的邊緣內看得見鮮紅的肌理和骨頭。巨獸似乎不願倒下，用盡全力踹開諾伊斯特。他在遍地楓葉的地上翻滾好幾圈，將橙黃色的林地染出一條血紅。

最後，羅楠撲入蟾蜍巨獸懷中，將閃爍著漣漪劍芒的長劍埋入早已血流如瀑的傷口中，終結了巨獸的生命。

羅楠和甲斯頓扶起剛醒過來的瑪亞，布魯諾則奔向諾伊斯特。

紫色的蔓紋已經慢慢消失，浮現原來的褐色肌膚。諾伊斯特躺在地上，鮮血不斷從口中湧出，他抓著那一絲微弱的意識，盯著隨風搖擺的樹梢。

小男孩跑過來，帶著興奮的笑容跪在男子身旁，「諾伊斯特！諾 —— 」

他看見諾伊斯特的眼睛。

間奏

「好痛！」瑪亞幾乎流出淚來。

「忍一下，」夾出最後一根木屑，羅楠放下尖細的鐵夾子，將透明的藥水滴在瑪亞腿上，「還好傷口不深，只是些皮肉傷。」

瑪亞眯著眼咬著唇，灼痛的感覺有如被千百根針猛扎。帳篷內一角擺著被刮破好幾個洞的皮褲，瑪亞雪白的雙腿上有著數道血紅色的傷痕，撞上葉叢時所造成的。

獨處在帳篷內的兩人沒說什麼話，羅楠收拾著藥包。

「羅楠……」女孩環住未婚夫的脖子，櫻桃般潤紅的嘴唇微微顫抖，羞澀的神情中帶著渴望。

羅楠搖了搖頭，「我說過了，在出任務時不要這樣。」然後他在她額頭上輕輕吻了一下後，起身走出帳篷外。

「嗯……」瑪亞對著空氣說，憂鬱地微笑，告訴自己她了解。

還沒步出帳篷她就聽見小男孩興奮的叫聲。

瑪亞赤著腳踏出帳篷，拉起短褲，發現天色已漸漸暗下來，營地旁的湖畔停了幾隻水鳥，湖面映著天空的橘色彩霞。她走向其他人聚集的地方，看到他們圍著昏迷不醒的諾伊斯特，照顧他的傷口，深怕他會永遠醒不來。

擊倒蟾蜍巨獸之後，大夥兒就決定儘快離開密閉的樹林中心，至少要到甲斯頓所說的湖泊才紮營。羅楠和沃倫一人殿後、一人揹著失去知覺的諾伊斯特，每隔一段時間就輪流交替。但即使諾伊斯特幾次表現出與他們合作的意願，協助搭救失足溺水的沃倫，甚至在團隊戰鬥中受傷昏迷，沃倫對這個外表與行為舉止都非常怪異的男子仍然抱持著相當的懷疑。臉頰上的狼牙紋路，和從手中油然而生的雷電，沃倫確信他一定是個巫師。經過羅楠的勸說，沃倫才勉強把諾伊斯特視為合作夥伴，但是沒有任何一刻，他會不留意那男子的動向。長年的傭兵直覺令他感到不安。揹著諾伊斯特跋涉的路途令沃倫的心情格外沉重，好幾次想就放下昏迷的男子不顧，但他知道如此一來羅楠會全程扛起揹諾伊斯特的責任，所以沃倫一聲不吭選擇與羅楠一起分擔。

一行人在花了比預期多出許多的時間後，才抵達位於楓樹林中央的湖泊。

現在，他們圍著昏迷許久的男子，看見諾伊斯特呻吟了一下，意識慢慢回復。

「真的！我沒有騙你們！」布魯諾抬頭望著其他人，語調中充滿興奮，「我看到他的眼睛裡面有閃電！活的閃電喔！會動的！」

羅楠揚眉笑了笑，露出『太誇張了吧？』的表情。不曉得該不該開口的甲斯頓，和沃倫兩人站在一旁擺出極為嚴肅的神情，布魯諾以為那是對他的譴責。

「真的啦！我看到了！不信等他醒來你們自己看。諾伊斯特快起床！」小男孩拍拍有著紫色牙紋的臉龐，諾伊斯特痛苦地呻吟了一下。

「最好是這樣，眼睛裡面有閃電，那不會嚇死人嗎？」瑪亞眯著眼斜視小男孩，一副他在說謊的樣子。

「不會！拜託喔，怎麼會嚇人？超屌的好不好！」布魯諾激動地說。

睜開雙眼，由模糊轉為清晰的影像是小男孩的臉蛋。

他感覺全身酸痛，似乎所有骨頭都調換了位置。他看見彩雲滿佈的橘色天空，和低頭望著他的布魯諾，小男孩驚奇的表情轉為開心的笑容。然後瑪亞的臉湊了過來，接著是羅楠，他們圍在他的四周。

「真、真的呢……」瑪亞眼睛睜得大大的。

「跟妳說了吧！」布魯諾笑著，視線移不開諾伊斯特。

然後換羅楠仰頭笑了起來，那種盡情的、真誠的笑，「啊，真有你的。先是手裡冒出雷電，現在連眼睛裡都住著閃電！你哪弄來這些的？」羅楠低頭看諾伊斯特。

他仍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只覺得被一堆人盯著瞧極端的不舒服，怒氣莫名其妙地攀升上來，他設法起身時痛楚刺穿他的胸膛，然後他的手摸到包紮著身體的紗布，看見手臂上的繃帶。

這輩子從來沒有睡一覺起來傷口就被處理好的經驗，他一瞬間無法領會，腦海中一半空白、一半不知所措地想理解狀況。

「好了，時候不早了，趕快把營火生起來吧。諾伊斯特，你就好好休息，明天我們才能以正常速度趕路。」羅楠吩咐大家，離開時還邊笑邊搖頭。

布魯諾到湖邊盛水，然後拿一個小皮囊過來給諾伊斯特，「你好厲害！不用

做導引靈能量的手勢就可以直接施放雷電魔法！」小男孩的眼睛圓滾滾，「還有爲什麼你的眼睛可以有電？我也想要！」

「布魯諾不要吵人家啦！過來幫忙！」瑪亞在湖畔邊臨時搭起的木桌上整理一包包的食物。羅楠和沃倫走回樹林，在營地周圍設置陷阱和鈴網。甲斯頓借來沃倫的斧頭劈柴，布魯諾則跑去瑪亞身邊，兩人的喧鬧聲在暮靄西沉的天空下迴盪。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每個人像平常一樣做著該做的事。

諾伊斯特看著顏色逐漸轉深的湖面，像鏡子般回應著天空的變化。

生命中第一次，他感受到平靜，心中的情緒是和湖面一樣真實的寧靜，而不是一直以來那種麻痺的冷漠。

第七章

清晨灑了一圈薄霧在湖面四周，環繞著湖畔的楓樹林徐徐搖曳。

羅楠綁著馬尾獨自坐在湖畔一角，樹枝削搭而成的畫架上擺了著一張帆布，布中景象映照著對岸的景色，整片的金黃飄渺在白霾之間。

他左手提著一串海螺貝，右手的畫筆歇在膝蓋的調色盤上，沉思著。

然後他沾了一個螺貝內的紅色顏料，混著畫盤內的白色，開始在黃澄澄的葉幕間點抹生動的粉紅，挑出葉梢擺動的立體感。

諾伊斯特從他的單人帳篷內走出來，上身只蓋著繃帶，舒展了一下身子。他瞧見湖邊的羅楠側面，留著短簇的鬍渣及深褐色頭髮，定神凝睛在畫布上，和平常隨性泰然的他完全不同。諾伊斯特只曾在兩個時候看見羅楠露出這種表情，一個是在他揚弓射箭時，另一個就是現在，一種燃燒著專注力的神情。

走到羅楠身後一小段距離，諾伊斯特觀望著他，好奇心驅使心中的疑問，什麼事情對箭術超群的羅楠來說需要同等的集中力。

一陣子後，羅楠放下筆，深吸了一口氣。

「啊？」羅楠這才注意到身後的男子，「你起床了。感覺怎麼樣，好一點了嗎？」

諾伊斯特嗯了一聲，點點頭。

這時布魯諾從他和沃倫的帳篷內爬出來，隨手抓了一件掛在附近的紫色布料裹在身上，揉揉眼睛打個呵欠後走向湖的另一端。

「你．．．．．在作畫。」諾伊斯特說。

羅楠有些許詫異諾伊斯特會主動跟他說話，但他沒有露出訝異的表情，微笑著選了裝有藍色顏料的海螺貝，倒一些在色盤上，「嗯，這一直是我的興趣。」

一陣微風吹來，揚起諾伊斯特的灰髮。他這才注意到自己竟忘了戴上圍巾。

「也不能說只是興趣，」羅楠繼續說，「應該說是唯一能令我感受到熱情的事情。唯一能讓我覺得我正『活著』的事。」他望了諾伊斯特一下，淡淡地笑著，「不懂吧？」

「那你……」

「當傭兵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除了刀與箭以外，我沒有別的專長，畫筆又沒辦法讓你賺到錢。人總是要吃飯的吧？」比起回答諾伊斯特，羅楠比較像是在跟自己說話似的。他舉起色筆，隨性地在畫布上撇出昏藍色的陰影。

瑪亞穿著短褲從帳篷內出來，套上長筒靴後開始束緊黑色皮甲腹部的好幾條皮帶。突然她東張西望了一下，看到湖邊的布魯諾後，快步走向他。

小男孩手中拿著一根樹枝，指著平靜的湖面，另一隻手的手指舞動著奇特的姿勢。湖面緩緩地出現一波波的漣漪。

「布魯諾！那是條非常貴的絨布！不是拿來給你當毯子用的！」

小男孩轉頭，一臉茫然的天真樣，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爲什麼？我會冷嘛，」他手中的枝條依然指著湖面，但漣漪漸漸消失。

「那就回你的睡袋裡把自己封在裡面！然後不要那麼早就起床！」瑪亞走到布魯諾身旁，高出他一截，怒火和煩厭點燃了瑪亞的表情。

「可是這是我該做的啊。我每天要早起練習靈能，不然能力就會變鈍嘛，」小男孩聳聳肩，揮了揮手中的小枝條。

「喔！去你的魔法！」瑪亞一手抓過紫色的絨布，轉身走向營帳。

「喂，拜託，我會感冒啊！」布魯諾眉頭揪了揪。現在他只穿著一套高領的白色內衣和衛生褲，全身上下只露出手腳、頭，和他的小肚子。

「對，那就用你的魔法變出火來，或『改變天氣』啊！」瑪亞回頭咆哮，然後進去帳篷內。

布魯諾眼睛滾了滾，把小樹枝丟入湖中。

看到這一幕的羅楠對諾伊斯特說，「瑪亞在當傭兵前是做衣飾設計的，對布料的挑剔程度……我看有到神經質的地步。」羅楠笑了笑，諾伊斯特也跟著微笑。

「啊 ~~~ 清晨啊，又是新的一天啦！」不知道什麼時候已起床的甲斯頓站在自己的營帳旁邊伸著懶腰大聲說。

「這附近如果有蜥蜴靈，我看等一下就找上門來了。」布魯諾經過羅楠和諾伊斯特時自言自語說。

看到大夥兒都起床後，羅楠開始收拾畫具，把海螺貝串塞進一個裝有乾淨帆布和畫筆的筒子內，並捲起木架上的畫，「作畫一直是我靈魂的一部份，」他解開馬尾，抬頭對諾伊斯特微笑，「所以我會把握任何擠得出來的時間練習囉。」

諾伊斯特似懂非懂地微點頭。

羅楠若有所思地看著手中的畫具，然後把裝著各種海螺貝顏料與畫具的筒子遞給諾伊斯特，「吶，這給你吧，」看到諾伊斯特不解的表情，眉頭下的雙眼竄流著雷電，羅楠繼續說，「我還有很多。你拿去玩玩看，說不定會喜歡上。」

諾伊斯特接過畫筒，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走吧，今天還有很長的路要趕。」羅楠拍拍諾伊斯特的肩膀後離去。

一行人繞了湖畔半圈，繼續前一天的方向往南行。走出楓葉林後，他們發現自己身處於綠色群山之間一條細長的山谷。地面曲折難行，上下起伏不定，兩旁的山陵長滿秀長的樹木，幾隻老鷹高高盤旋在空中。

「那些蜥蜴靈怎麼會走這麼一大段路襲擊荒煙鎮？」羅楠跳下一個凹地，然後爬上另一個坡。山谷只通往一個方向，不需要帶路的甲斯頓來到隊伍最後面和羅楠走在一起。

「我們一開始發現牠們巢穴時也想過同樣的問題，」甲斯頓背著大箱子爬上坡地，羅楠拉了他一把，「但是和牠們作戰過就不難了解，蜥蜴靈的腳程是人類的數倍，而且似乎有用不完的體力。還有啊，牠們的跳躍力驚人，看我們在這裡爬啊爬的，又耗時又費力，可是對牠們來說蹬一蹬就行了，跟在平地跑步沒兩樣。所以很多到深山裡遇上蜥蜴靈的獎金獵人都輕易就被宰了，」甲斯頓搖搖頭，「你知道，我們這趟需要三天的旅程，對牠們來說可能半天就解決了。」

然後我們要進入牠們的巢穴……羅楠轉頭望向瑪亞和布魯諾，然後閉上眼甩掉腦中不安的情緒。

「對了，你那把劍，」甲斯頓指著羅楠背上的劍鞘，「對付蟾蜍怪時看你亮出來。那是什麼金屬做的？」

羅楠抽出長劍。比普通的劍還長，劍刃閃爍著一波波冰藍色的紋路，對著光時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刀刃內有漣漪般的光暈從握柄擴散開來。

「真炫！」甲斯頓睜大眼。

「這是波紋鋼，在鑄劍時每一翻疊都灌入冰水銀製成的，」羅楠看著自己的劍，露出滿意的笑容。

「冰水銀的波紋！這是很創新的技術啊！可是通常的鐵匠都相當排斥不是嗎？說什麼冰水銀是魔法產物，會破壞人類自古以來煉鋼的精髓，毀壞一把純劍的靈魂。」

「嗯。可是事實就是，波紋劍的重量比普通的劍輕，劍刃更鋒利。而且對某些魔物來說更有致命的作用，」羅楠將長劍收回去，「我這把是高價買來的。目

前還沒有什麼鐵匠引進波紋鋼的鑄法，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趨勢只會有增無減。」

甲斯頓想了一下，「也對，有利無弊，只是觀念的問題。」

「對。『改變』來的時候，你不是擁抱它而往前進，就是排斥而被淘汰。」羅楠說。

「哈哈，難怪你幹得掉那頭大蟾蜍怪！」

羅楠笑了笑，「不，擊敗牠的不是我，是諾伊斯特。」

「啊．．．是吧，」甲斯頓說，「不過，你們看到他面孔時的反應還真是鎮定。不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時，老天吶，嚇到冷汗直流。之後還要給自己心理建設才能適應。」他苦笑，和羅楠同步攀上整堆的土石。

「當初可是你把他帶進這個任務的啊。」

甲斯頓猶豫了一下後說，「是沒錯，因為那時候親眼見識到那傢伙的厲害，而且．．．」他瞥了羅楠一下，話在口中止住。

「而且你對我們這傭兵團的能力有疑慮是吧？」羅楠笑著斜視他。

「哈哈，那時後想說你們能不能協助我到達目的地都不曉得，不好意思啊，」甲斯頓抓了抓稻草般的頭髮，「可是現在我完全了解你們的實力了，讓我安心了許多，哈哈。」

「沒關係，」羅楠說，「有諾伊斯特的加入其實是好的。他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甲斯頓沒有回答。看到諾伊斯特走在前方遠處，他才說，「羅楠，你難道都不會感到不安嗎？」

「嗯？」羅楠轉頭看他。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甲斯頓整理思緒似地看著地面，吞了吞口水，「開始了解、熟悉他之後，就越來越覺得不對勁。撇開怪異的面孔不說，那種能夠從手裡變出雷電的能力，還有．．．你有注意到嗎？他的皮膚，似乎是在作戰時就會冒出很恐怖的紋路。對抗蟾蜍怪時我好像有看到他全身上下都被那種像蛇一樣的紋路包住．．．你一點都不會感到不安？」

甲斯頓和沃倫的想法一樣呢．．． 羅楠沉默。

「這麼奇怪的事，他好像從來也不想主動跟我們解釋，」甲斯頓說，「跟大夥兒講清楚他身上那些東西是怎麼回事，所有人都會安心點。還是他．．．根本就是害怕我們知道些什麼？」

羅楠想了想後說，「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不想提的東西吧。」他持著平穩的口氣，眼神飄向遠方，「沃倫和我以前在軍隊時，有一次他的小隊出特別任務，全軍覆沒，只有他一個人回來。之後他的肩上就多了火燄的刺青，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多問的人會被從不發脾氣的沃倫打一頓。布魯諾說那本『小樹苗』魔法書是他以前馬戲團團長送他的，可是據我們所知，那個之後被我們痛扁一頓的團長不要說送他東西，連飯都不太給他吃，還常虐待他。瑪亞年輕時在眾所皆知的『罪惡天堂』島上待過一年的時間，她從來不願意提起那一年的生活，任何一點都不想提。」羅楠望向甲斯頓，「你也有不願意對我們說的事吧？」

甲斯頓表情凝重，看著羅楠。

「我並非是偏袒諾伊斯特，」羅楠說，「對我來說，我們只是因為工作而人生短暫交錯罷了，何必為彼此帶來壓力？既然我們的目標一致，就好好並肩完成它，不是嗎？」他揚起一絲微笑，「至少到目前為止，諾伊斯特為團隊帶來的好多於壞，對吧？」

甲斯頓秉著嚴肅的神情，與羅楠視線交織。最後他呼出一大口氣，回應羅楠微笑，「啊，或許是不應該想那麼多，」他苦笑，表情帶了點無奈低聲說，「只希望你所說的都是對的．．．．．」抖了一下木箱的肩帶，甲斯頓走向前。

第八章

沃倫揮著手斧，清除蜘蛛網般的樹藤為隊伍開路，頸上的鎖鏈隨著斧頭劈斬的動作喀啷作響，斗大的汗珠不停落下。

在山谷中央一處，甲斯頓帶著大夥兒攀上左側的山腰，往東南方切。這裡草木橫生，氣溫突然變得悶熱，到處是由枝幹垂下的藤蔓，連腳下的泥土都好像滲了一股濕氣。甲斯頓跟在沃倫身後為他導引方向。排在隊伍第三的則是諾伊斯特，拿著長劍將沃倫已開闢出來的路整理得更乾淨。然後是布魯諾，還有平衡感絕佳的瑪亞在身後護著他。隊伍最後面是羅楠，拿著散發出藍色光暈的波紋劍提防身後。這一帶樹木草叢異常茂密，能見範圍極度有限，如果有埋伏或偷襲的敵人，往往都是到了身邊才發現。

所以在列隊時，羅楠希望諾伊斯特能位在隊伍中央。

「你對環境的洞察力應該是我們裡面最好的。甲斯頓背著重物在這種山坡很難護隊，而沃倫的手斧開路比我們用劍來得有效率多了。」羅楠在眾人面前這樣對諾伊斯特說，希望他在這段爬坡的路途擔任隊伍心臟的位置。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裹著陳舊圍巾與披風的諾伊斯特只是乾脆地點點頭，隨步跟上甲斯頓身後。反倒是沃倫和甲斯頓兩人，心中的疑慮全浮現在臉上。然而甲斯頓馬上爽朗地笑了笑，稱讚羅楠的決定是正確的，也告訴諾伊斯特背後的安全就交給他了。沃倫則是一聲不吭開始拆解前方的藤蔓網。

他們六個人越過一個接著一個的丘陵，全部都被枝幹粗實、蔓藤繁密的樹木支配著。

中途的某個地方，諾伊斯特突然脫隊走到一旁蹲下來。所有人疑惑地停下腳步，羅楠和布魯諾跟了過去。

諾伊斯特身旁的泥土上有幾個手掌兩倍大的爪印，和一大坨的糞便。他將劍刃橫擺在爪印上，看了一下後，用樹枝挖開排泄物。

「灰熊，剛經過，我們應該在牠地盤內。」諾伊斯特說。

羅楠點頭，「那繞道吧，灰熊比蜥蜴靈還不好惹，不需要招來沒必要的危險。」

一群人繞道迂迴。布魯諾拉了一下諾伊斯特的披風，「你怎麼知道這是牠的地盤，還有牠剛剛經過啊？而且你怎麼一看就知道是什麼熊？」

蒙面的男子微微回過頭，「潤黑又帶毛的排泄物，很可能剩下的肉就在牠附近的居處。糞便底下的草還是呈青綠色。只有灰熊的爪間線在掌心之上。」

「啊？什麼？草本來就是綠色不是？還有你說什麼爪尖尖？」小男孩一頭霧水，但諾伊斯特沒有再回他。

下午的天空烏雲密布，在樹林茂密的地方感覺更陰涼。大夥兒停下來休息的時候，瑪亞拿下腰間的海藍色紗布，用小刀和針線在上面剪剪縫縫的。布魯諾抱著厚皮書，有點無聊，就走到甲斯頓身旁想打開那只大木箱。

「不行喔，布魯諾，」甲斯頓笑，手壓著蓋子，「裡面的礦石碰到空氣就糟了。」

「不要亂玩！你要我們的任務毀於一旦嗎！？」看到這一幕的瑪亞咆哮。

布魯諾對瑪亞滾了滾眼睛，轉向甲斯頓，「那我們到時候怎麼辦？不用拿出來嗎？」

「到時候啊，」甲斯頓撥了下長髮，「可能就生個火，連箱子整個燒了吧，這樣效果最好，而且我回程也輕鬆！哈哈！」他爽朗地摸摸小男孩腦袋瓜。

「啊！！！」布魯諾突然大叫。

沃倫馬上反射性地抽出手斧，瑪亞則嚇了一跳差點拿針刺穿自己的手。

「怎麼了？」甲斯頓看見小男孩猛盯著手中的書。

「你們看！」布魯諾眼睛睜得老大，好像見鬼般的表情。他舉起厚皮書，封面上以奇異文字形成的圈圈似乎變大了點，而中間的小樹苗多長出了一些枝葉，「你們看！」

「真、真的，老天吶，那樹苗長大了……」甲斯頓的表情真的是見了鬼。

「有嗎？」瑪亞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低頭繼續織她的東西。

知道沒有敵襲而鬆了口氣的沃倫，看著小男孩的魔法書，顯出同時充滿了驕傲與憂心的複雜表情。這是從布魯諾加入他們的一年來，魔法書第三次的成長。

「我之前還以為你是在唬人，」甲斯頓還是那個表情。

「才不是！沃倫他們都看過啊！」布魯諾興奮地說，「你知道嗎，我剛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它還是顆小種子……」

小男孩的聲音迴盪在樹林裡，對與其他人有一段距離的諾伊斯特來說只是遠處傳來的模糊聲。他拉開長弓，停滯了一會，射出第二支箭。與前一支一樣射中了樹幹，卻比他所瞄準的目標——樹幹中央的渦紋高出許多。

「左肩抬太高，你那樣中不了的，」羅楠出現在他身後。

諾伊斯特看見羅楠卸下白弓，從腰間的箭筒輕取一支有著三片尾羽的箭。和

諾伊斯特的新月形長弓不同，羅楠的弓尾端的部份是呈倒鉤形的，也稱之為『浪弓』，拉弓時比起普通長弓多些穩定與流暢但少些爆發力。弓本身是由一整片白杉木製成，以高密度的心材為弓腹的握柄、彈性佳的邊材為繫弦的弓緣。

「你太習慣隨性地拉弓了，」羅楠模仿諾伊斯特，雙臂拉啊拉，「這樣很消耗左手的力氣，射個幾次手就會開始麻痺，準確度自然就會受影響，」他放鬆了一下，既而打直左手臂，重心落在右腳。然後羅楠架上箭，拉開箭尾橫過耳前，腰部微轉讓箭鋒對上目標。左臂從頭到尾沒動過。

諾伊斯特靜靜看著羅楠。

「還有你的弓弦有時會拉得過長，造成左肩高過右肩，」羅楠頭微傾，「再加上你慣用於瞄準的左眼與箭軌之間的距離是右眼的兩倍，會造成對拋物軌跡的誤判。這些細微的差別都會大幅影響準確度。」

羅楠手指放箭的動作完全不明顯，柔順而輕鬆，彷彿不小心鬆了手。箭不偏不倚地刺入樹幹中間的渦紋，尾羽如蜂翅般振動。

蒙面的男子沒說什麼話，照羅楠的方式張開長弓，這次左手臂完全沒有彎曲。戴著露指手套的右手微鬆，射出的箭落在渦紋邊緣。諾伊斯特又試了一次，這次箭鋒打在羅楠那支的旁邊一寸，在渦紋內。他的第三支打斷了羅楠的箭。

這傢伙．．．羅楠習慣性地壓回驚訝的表情，我這輩子從來沒看過這麼驚人的領悟力。

一股莫名的不悅夾雜著興奮感使羅楠又抽了支箭出來，瞄向更遠處的枝椏，「那根垂著三條藤蔓的。」他笑了。

兩人回來時已經過了半小時，瑪亞氣沖沖地說他們剛才一直喊叫著找人，但羅楠和諾伊斯特都搖頭說完全沒聽見。瑪亞惱羞成怒地連諾伊斯特一起罵，布魯諾在一旁說「小心他放電」。甲斯頓大笑幾聲催促大家該上路了，沃倫則在一旁用斧頭削著樹幹，一聲不吭。

大夥兒一直到了傍晚才歇下腳步，選定森林內的一處矮石丘旁邊紮營。他們沿著石丘搭起兩個雙人帳篷和兩個單人帳篷，並燃起營火。諾伊斯特勘查了營地周圍半徑約兩百公尺，完全沒看到任何熊狼或魔物的蹤跡，但沃倫還是堅持要設置鈴網及陷阱，並輪流守夜，羅楠也同意。

六個人圍著炊火用餐。瑪亞遞了一碗熱湯和有點走味的麵包，還有烤過的鹿肉乾給諾伊斯特，他點了頭道謝，深黑空洞的雙眼反射不出營火的光芒。諾伊斯

特坐在圈子的外圍，拉下圍巾邊用餐邊看著每個人。女孩側分的頭髮蓋著一半臉孔，黑色的胸甲上有舞動的火光，赤著腳盤腿坐在木頭上。她面對每一個人的神情與口吻都不同，但給諾伊斯特的是默默的微笑。諾伊斯特知道微笑中帶著慈悲與同情，但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他卻不在意。

布魯諾用麵包蓋住一邊眼睛，笑著對身旁的甲斯頓說，「甲斯頓你的夢想是什麼？」小男孩的膝蓋夾著他的書，金髮圓圓地包著頭，坐在瑪亞旁邊雙腳搖啊搖。諾伊斯特在他眼中看見自己從小就未曾有過的希望與未來。所有人裡面，諾伊斯特最怕的就是布魯諾，因為小男孩會不斷地找他講話、問他問題。

甲斯頓綁著長長的馬尾，大口啃著肉乾，手抹了嘴巴一下後說，「夢想就是現在來杯『暗潮』的黑啤酒！哈哈！」他舔舔舌頭，彷彿已經喝到啤酒般。

小男孩滾了下眼珠，「羅楠你呢？」

「我啊，」羅楠一臉淡然，「大概就是找個風景不錯的地方定居，每天看著四周景色作畫吧。」聽到這個，沃倫的眉間微皺。

布魯諾興奮地笑著，「嘻嘻，我今天想到了，我的夢想就是要開個靈動馬戲團！我要找來好多好多的靈動師，做出沒有人看過的精彩表演！」

「得了吧。表演什麼？被蟾蜍舌頭捲著在空中飛？」

「喂，拜託喔，要不是妳那時候拉著我的手不放，我早就閃過牠的舌頭了！」

「我是要帶著你逃跑，不然你跑那麼慢，手上還拿本拖油書。」瑪亞回。諾伊斯特不是很了解為什麼兩個身高年齡差異頗大的人會鬥嘴成這樣。

「小樹苗才不是拖油書！它今天又長大了，很快我就可以打開它了！」

「我估計大概還要十年吧。」

「屁！說不定它明天就出現奇蹟打開！團長說——」

「對對對，團長說。」

「呃……總之我一定要開個靈動馬戲團，這可是史無前例呢！一定會紅遍全世界！」

沃倫對布魯諾抱以溫柔的微笑，頸子上粗大的鐵鏈搖曳著橘光。看見諾伊斯特的視線在自己身上時，壯漢別過頭去。

用完餐後羅楠將垃圾帶到遠離營地的地方埋入土中，發現瑪亞跟了上來。她

雪白的肩膀和黑色胸甲產生極大的對比，腿上的傷痕看似好多了。

「腳有沒有好點？」羅楠還是問，回頭微笑。

「有，差不多了。」她摸了摸大腿上的傷疤。

「諾伊斯特的東西呢？」他起身，瑪亞擁抱上來溫柔地吻了他一下。

「嗯嗯，差不多了，希望他會喜歡。」瑪亞俏皮地吐了吐舌頭，然後湊上潤紅的臉頰摩擦著羅楠鬍渣滿佈的下巴，「布魯諾和沃倫睡了，甲斯頓也是。諾伊斯特守著營火，他不會來打擾我們。」

月光將樹梢染為銀白，與微風一起擺弄著葉幕。數不盡的光點像模糊搖曳的繁星灑在草地、樹幹，與兩人身上。

羅楠感覺到瑪亞溫暖的體溫與誘人的身段。束腹擠起瑪亞渾圓的胸脯，羅楠不自覺地想像自己扒開黑色胸甲，讓白皙的乳房與櫻桃般的粉紅曝露出來。

但他抑制下自己的衝動。他輕輕推開瑪亞，深深吸了口氣。

女孩一臉不解的表情。「爲什麼？」先是一聲低語，然後瑪亞提高音量，口吻中夾雜著憤怒和沮喪，「爲什麼？」

「瑪亞．．．」

「你到底在害怕什麼？」她眼神中的憤怒到達頂點。

「我說過．．．」

「我知道你說過什麼！」瑪亞漲紅了臉，掛在眼角的淚反射著月光，一直以來的壓抑終於決堤，「可是我們不是爲了彼此的未來才選擇這條路嗎？我是爲了你才選擇這條路的啊！」

「瑪亞，這次的任務非同小可，對大家來說都是難得一見的機會，」羅楠恢復一慣的理性與冷靜，「具中立性與原則性的領導能力是必要的，這樣至少在遇上危機或疑慮時他們知道自己有個具公信力的依靠來——」

「不要用那種口氣跟我說話！」瑪亞強忍眼中的淚水，她最痛恨羅楠什麼都拿道理來斥責她，但她這輩子從來沒有在深愛的男人面前落淚過，也不打算開始，「我們什麼時候不是在出任務？就算是旅行的時候我們不也是在找案源？我要的只是一點你還在乎我的證明罷了！是你一直在逃避！你給了我什麼！？」她的情緒在一瞬間爆發，視線刺穿羅楠，「．．．你早忘了我們的承諾了．．．現在的你，只不過是害怕自己領導者的身份被沾上污點罷了．．．」

她在淚水滑落之前轉身，離開羅楠。

諾伊斯特坐在營火旁盯著火燄，噴出的燄屑像互相追逐的妖精紛飛著，灰白的炭木在烈火之間發出劈啪聲。

甲斯頓和布魯諾從兩個不同的帳篷內傳出一大一小的打呼聲。瑪亞一陣子前從樹林回來，走進最邊緣的營帳內。過了許久，羅楠才從林間出現。

羅楠嘆了口氣，盯著自己和瑪亞的篷子一陣子後，坐到諾伊斯特身邊。

除了他們周圍的樹木和身後的帳篷與矮石壁被照亮外，森林深處皆被黑影吞噬。諾伊斯特聽見羅楠沉悶地深呼吸，但並沒有問他為什麼。

兩人就靜靜坐在那看著火燄。舞動的火光好像森林的心臟，整片靜逸的樹林彷彿只有他們兩個人。

羅楠送了些木柴入火口，然後癱在背後的木頭上，「有的時候覺得自己的人生快被撐爆了……」他嘆了口長息。

諾伊斯特沒有回答，但羅楠知道他聆聽著，「有時候覺得，我的人生就好像是擁有四個邊的秤……」他順了下頭髮，自願自地繼續說，「一邊是瑪亞。她爲了能與我形影不離，放下對衣飾方面的專長和我到處旅行找工作案子。她真正想要的是屬於我們倆的穩定生活，但短時間內這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

「然後秤的另一邊是沃倫和布魯諾，我們算是彼此唯一的家人……」他嚥了嚥口水嘆息，「沃倫，我們在軍隊裡就一直是夥伴，總是幫我留意背後、我自己看不見的地方。他其實非常希望我能夠全心投入傭兵的事業，組織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隊，然後打響知名度，提高身價與格局……他認爲我們辦得到……即使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帶著未婚妻又沒有積極拓展團隊視野，他還是跟著我……」

諾伊斯特發現，羅楠的面孔在火光帶出來的陰影下顯得前所未有的憔悴。

「秤的第三邊就是這份傭兵的工作……不用沃倫說，我也希望讓這個團隊往前跨。打響知名度，提升團隊實力，只接以白金幣起跳的案子，甚至可以僱用附屬傭兵團，接一些不同國家的皇室特案，這些我都有想過。只是報酬高的任務往往危險性也高……布魯諾還小，還有瑪亞……」左手壓了壓雙眼兩旁，羅楠眨了眨乾澀的眼睛，把精神拉回來，「然後最後，就是我一直以來最想做的事……可以說是遲來的夢想吧……

「作畫一直是我靈魂的一部份。提起畫筆時，那種喜悅和舉起長劍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他坐直了點，凝視著寂靜的森林，「每一筆，每一劃，你都知道你正照著自己的意思在創作。將想傳達的意境與思想呈現在畫裡

面，創造出只屬於你自己的一幕，」羅楠終於微微露出笑容，即使疲憊，口吻中仍傾瀉著熱情，「每個觀看畫的人時都會體悟到不同的感覺，但那就是它美麗的地方——這些千百種的感覺與情緒全都源自於你創作出來的那一幕。」他瞄了諾伊斯特一眼，然後望向火燄深處，「每一次作畫，即使是一個小時也好，或十分鐘也罷……我都會感受到自己是真真實實地活著。因為只有在那時候，我會聽得見自己靈魂的鼓動。」

羅楠猜想諾伊斯特大概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吐出了不能告訴其他人的煩悶，令羅楠心中舒服些，「所以，這就是我的人生……在愛情、家人夥伴、工作、與夢想的拉扯之間找個平衡點……」

「平衡點？」諾伊斯特望向羅楠。

「啊……嗯，就像一座有四個邊的秤一樣，總是設法想讓四面都達到平衡……」羅楠說，「因為沒有一邊放棄得掉……」

「你現在所站的地方不就是最好的平衡點嗎？」深沉緩和的聲音。

「是沒錯，」羅楠無奈地嘆口氣，「但是時常有強烈的遺憾……」他仰首看著漆黑的天幕，將胸口的哽悶沉沉地呼出來，「有時會覺得虧待瑪亞，覺得自己應該多為她犧牲些什麼……有時則會認為應該帶布魯諾去哪玩，像別的小孩那樣，而不是不斷跟著我們翻山越嶺工作。沃倫也是，會覺得是否該和他像以前在軍隊時那樣，全心投入共同的目標中……然後，有的時候又常常遺憾為什麼不多花點時間作畫，想著是否該賭上自己的生命讓它成為一生的職志……」滿臉的倦容，完全無法和平常的羅楠聯想在一起，「就是所有事情都無法放手，卻常常有遺憾為哪邊付出不夠多。想要將比重多放在秤的哪一端，卻又怕失去現在的平衡。」他轉向諾伊斯特，笑容中帶著疲憊，「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跟別人提過……可能因為你是局外人吧。不好意思，就當成我在抱怨吧，請不要介意。」

兩人靜靜地看著漸漸微弱的火光和寶石般緩緩閃爍的炭芯，好一會兒沒有人說話。

然後諾伊斯特微微拉下掩罩著口鼻的圍巾，清新的夜風拂過他的臉龐，「我覺得……你不需要擔心太多……」他淡淡地說，「如果沒有任何一邊能放棄，那就都不要放棄。」

羅楠看向他，有點驚訝諾伊斯特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你現在所在做的每件事，都在你生命之秤的四端加上一點一滴的砝碼，」諾伊斯特靜靜地說，「和瑪亞每天的相處，與你的夥伴在一起的所有時間，每一件拿到手的案子，還有把握每天清晨所作的畫……這些都會一點一滴增加天稱四端的重量，並且增加每一端在你人生之中的價值，而且永遠達到平衡。」

羅楠沉默地望著他。

「其實，你所做的所有事都是相互牽連的，不是嗎？」諾伊斯特的聲音平實而深沉，帶著一絲回音，「每一天，你都能陪伴在未婚妻和家人夥伴身邊。隨著時間越長，你和他們一起讓這個隊伍茁壯，也累積能讓每個人過得更好的財富。然後每趟旅程，你都在不同的環境下作畫，不是嗎？」諾伊斯特停了一下後說，「你不需要擔心瑪亞，輕盈的體態賦予她我們都沒有的能力。沃倫雖然希望隊伍快速成長，但是相信他知道隊伍現在的成長步調是最合適的，因為布魯諾年紀還小。」他轉頭和羅楠對視，眼中的雷電無聲竄流，「你現在正在走的路，就是對瑪亞、沃倫和布魯諾，還有你自己的傭兵工作與理想，最好的一條路。」

沉寂的森林在營火漸漸消失下好像連風聲都沒有了，大地似乎沉入了夢鄉。羅楠看著微光閃爍的炭芯好一陣子，然後帶著微笑起身，「啊．．．我先睡了。兩個小時後別忘了叫甲斯頓起床守夜。」

帳篷內，在打著小小鼾聲的布魯諾身旁，聽見所有對話的沃倫閉上了眼睛。

第九章

這是離開荒煙鎮後的第三天，也是預期中會抵達目的地的一天。諾伊斯特套上高領的皮革護甲，伸展了一下臂肌，戴上鑲著鐵塊的露指手套。清晨的空氣中飄著濛濛細雨，頭頂的葉片涓滴著細流。

「諾伊斯特，」瑪亞走過來，擺了個甜美的笑容，手上捧了一疊東西，「這是給你的。」

諾伊斯特不解地望著她。

「這條，」瑪亞抖開了一條海藍色圍巾，諾伊斯特發現那好像是先前瑪亞綁在腰間的紗布，但顏色深了點，「我縫了一層絨布在裡面，比較保暖，而且想說你應該也不喜歡圍著太亮的顏色。然後這個，」她攤開一大片紫色絨布，是件全新的披風，邊緣繡了深黑色紋路，「是天鵝絨喔！原本想幫羅楠做斗篷內襯的，可是他說你的東西都舊了要我弄給你。喔，不要介意這些花俏的紋路，我自己覺得很適合你所以縫的，」她俏皮地吐了吐舌頭。

諾伊斯特連拒絕的台詞都還沒想好，瑪亞就把東西塞給他。

「去換上吧，」瑪亞說，轉身前給了諾伊斯特一個通常專給布魯諾的表情，「趕快去換上喔！」

諾伊斯特驚扭地披上圍巾和披風，詫異地發現天鵝絨的披風舒適許多，圍巾不但保暖，而且更透風。大夥兒訝於諾伊斯特換裝後的潔亮與俊挺。瑪亞頻頻稱讚他，並說自己是天才。阿斯頓也想叫瑪亞做給他，瑪亞說可以，但要他跟山姆葡拿一堆免費的高級布料來。

布魯諾站在諾伊斯特身旁對他說，「你圍在嘴巴上的是瑪亞之前圍屁股的，」氣到瑪亞暴跳如雷，要抓小男孩時卻被他擺個腰溜掉，「嘻嘻嘻，我可是烏比啞娃馬戲團最厲害的特技小童，妳抓不到我的～」

兩個人的追逐為眾人帶開今天的行程。

羅楠牽住瑪亞的手時，她錯愕地望著他。羅楠只以溫柔的笑容回應，什麼都沒說，讓瑪亞低下了羞澀的臉龐。沃倫與羅楠四目相接時，壯漢微笑點了頭。阿斯頓看見女孩臉上的紅暈久久未消，正準備哈哈大笑，卻被布魯諾踢了一腳，小男孩擺出『噓』的手勢。

所以啊……羅楠閉起眼睛，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不是嗎……兩人在迷霧般的小雨中牽著手前進。

細雨矇矓了整個大地，讓所有東西看來都是灰色的。他們走在一條岩壁之間的狹縫，兩邊高聳的山壁夾著昏沈的天空。甲斯頓懷疑這是遠古時期不知道以什麼方法開闢出來的道路。狹道在好幾個小時的路程後放寬，起伏的地勢整體來說漸漸下降，兩旁的岩壁卻越來越高，說是已經觸碰到了天空也不為過。

「那個．．．」羅楠和諾伊斯特獨處時說，「你之後打算怎麼辦？」

「嗯？」面有牙紋的男子仍習慣將面孔深埋在圍巾下。

「這個任務結束之後，有什麼打算嗎？」

諾伊斯特看著遠方，「之後．．．和以前一樣吧，繼續找任何能糊口的案子。」

羅楠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看著諾伊斯特，「和我們一起走吧。」

諾伊斯特視線轉向羅楠，眼眸中翻滾著雷電，留下一道道軌跡的殘影。

我．．．？

「加入我們吧。」羅楠簡潔地說。

諾伊斯特望向遠方，那蜿蜒的狹縫間灰濛濛的天空。

「大家都很喜歡你。我今天早上問過他們，瑪亞和布魯諾聽到時非常興奮，」羅楠說，「沃倫也同意了，你知道他對這種事是不輕易點頭的。」

「對不起．．．我習慣一個人．．．」被圍巾蓋住的聲音。

「沒關係，你考慮看看，這應該需要點時間，」羅楠以溫和的口氣說，「先把眼前的任務完成吧。」

同樣揹著弓、圍著披風的兩人並肩走著。

細雨停止後，太陽在海浪般的厚雲間探出頭來幾次，但那已經是接近黃昏的時候了。狹道越拓越寬，左邊山壁的高度卻完全沒有下降的跡象，一片近乎垂直矗立、蓋過半邊天的岩幕。右手邊的岩壁則逐漸矮去，上面被樹叢覆蓋。

「就是這了，」甲斯頓嚥下口水，口氣忽然帶著緊張氣息，望著高聳及天的岩壁，「神殿的廢墟應該就在這面山壁的另一邊。我們很快就會進入幽禁森林了，大家要做好準備。」他確認箱子的背帶鎖緊後，拿出鏈鎚。

羅楠和諾伊斯特各拉出一支箭，貼著弓準備。直覺敏銳的諾伊斯特與帶隊的甲斯頓走在前面，緊握兩把斧頭的沃倫與羅楠殿後，隊伍的中間夾著布魯諾和舉著輕十字弓的瑪亞。

隨著眾人前進的腳步，樹木從右手邊的緩坡慢慢滲入道路之間，先是兩棵、三棵，然後十棵、二十棵，直到他們的再度身處於密林之間。

整個森林的感覺和先前所經過的樹林沒什麼太大的差異，唯一的不同就是空氣中瀰漫著沼澤味，還有寂靜到令人感到恐怖的氣氛。

「一點聲音也沒有，連鳥叫和蟲鳴，一點也沒有，」沃倫不安地說，「整座森林跟墓地一樣，好像已經死了。」

「而且完全沒有風……」羅楠深吸了一口氣，環顧一下四周，身邊的樹木一棵一棵立在那，枝椏動也不動，就立在那。樹林死寂的氣氛讓眾人感覺赤裸裸地被監視著。

瑪亞現在唯一聽見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心跳。連布魯諾都不說話，眉頭緊揪四處張望。一陣子後，小男孩拉住瑪亞的手，抿著嘴露出害怕的神情。瑪亞勉強擠出個微笑給他。

他們沿著左方垂直的岩壁在林間前進，腳下枯葉的聲響是整座森林唯一的聲音。甲斯頓不留意踩斷一小根樹枝，那聲音彷彿迴盪著整個樹林。

到岩壁的盡頭時他們才聽見了風聲，時而低鳴，時而尖嘯，樹叢因風擺動，屍黃的枯葉一波波往森林更深處飄去。

「果然沒錯，這應該就是神殿那兒吹來風。」甲斯頓領著大夥兒繞過岩壁，開始往回走。所有人都精神緊繃，想像森林某處會突然殺出蜥蜴靈類。奇怪的是，一直到森林的盡頭，神殿廢墟出現在眼前時，他們都完全沒遭受到攻擊。

他們站在森林邊一個樹木疏鬆的下斜土坡上，眼前是壯觀的馬蹄形山嶽，由城堡一般高的灰黑色岩壁形成。森林邊緣的斜坡在馬蹄形岩壁的開口處終斷，下沉了十多公尺形成一個低崖，只有一座石頭砌成的階梯通往高聳於岩壁間的廢墟。

如果說這裡曾經是個祭祀神明的地方，它已經完全失去了所有跡象。到處都是破裂、倒塌的矮牆，只有少數還矗立著，更少數還連接著屋頂的一部份。廢墟的正中央有個看似祭壇的五角形石臺，那是唯一讓大夥兒覺得這龐大的廢墟曾經是神殿的標記。

風從環繞著廢墟的山嶽上頭灌下來，吹往眾人身後的森林深處。

諾伊斯特獨自一人潛入廢墟內，尋找蜥蜴靈的蹤跡。羅楠揚弓站在土坡上，箭鋒追隨諾伊斯特所到之處，準備隨時掩護他。

一陣子後，諾伊斯特回到眾人身邊，「沒有看到任何蜥蜴靈，但有發現牠們的足跡。另外還有人的腳印。」

「人類的腳印？多久了？」羅楠的表情帶有疑慮。

「石頭地很難判斷，但起碼有一星期以上了。」

甲斯頓也皺起了眉頭，「有可能是提供我們情報的那些獎金獵人。有發現任何骨骸嗎？」

諾伊斯特搖搖頭。

「喔，不管怎樣，我們真是幸運到不行了，最危險的那段路竟然完全沒事，哈哈！走吧！」甲斯頓滿臉的暢快樣，步下寬而長的階梯，其他人一個個跟了下去。羅楠看了身後的森林一眼，帶著嚴肅的神情走下階梯。

廢墟內到處都長滿膝蓋長的乾枯雜草，風徐徐地吹。

「甲斯頓，在那個祭壇上焚燒灰晶珀吧，不然可能會引起火災。」羅楠說。

甲斯頓迅速將自己剩下的火把疊在祭壇上，鋪上乾燥的草堆和些許木柴，其他人戰戰兢兢地提防四周。

在這裡如果被襲擊的話，就真的無路可逃了…… 羅楠不安地仰首看著像監獄般圍繞他們的岩壁。

火燄燃起後，甲斯頓把鑲有鐵框的大木箱放上去，「啊！終於解脫了！」他跳下祭壇，「我們任務成功了！哈哈！等會灰晶珀的燃氣就會被吹向整座幽禁森林，讓那些蜥蜴靈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他看著瑪亞和沃倫笑道，「你們拿到的白金幣啊，我看可以讓你們好幾個月不用工作啊！」

瑪亞注意到布魯諾一直都沒說話，眉頭縮著緊抱他的書。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瑪亞問，手輕輕撫摸小男孩的頭。

「要先確保整塊石礦燒完。珀石遇火很快就溶了，大概用不著半小時，」甲斯頓一臉自信滿滿的樣子，走向廢墟深處的矮牆後，「我要去方便一下，有事叫一下就行了。」

「甲斯頓……」布魯諾開口，眼中充滿擔憂，「你要小心，我感覺到森林蠢動起來了……」

甲斯頓爽朗笑了幾聲，然後擺出兇狠的表情指了指自己手臂的肌肉，離開眾人的視線。火燄在漸漸轉暗的天空下閃爍著橘色光芒，木箱焦黑的底座發出劈啪聲。羅楠獨自望著因風而拂動的樹林。

「羅楠，」諾伊斯特深沉的聲音將他從不安的凝思中拉了回來，「之前你問的那件事……」

「嗯，你決定了嗎？」羅楠看著諾伊斯特。

諾伊斯特點頭，然後埋首在深藍色圍巾內，「我……還是希望自己一個人過，不好意思。你們沒有我會走得更好。」

羅楠心中浮現困惑，但他微笑，「是嗎．．．」

諾伊斯特深吸了口氣，沒有說話。

「不再考慮看看嗎？」羅楠問，「我們會合作得很好的。而且，我們大家都是真心希望團隊裡能有你這個夥伴。」

夥．．．伴．．．．．

諾伊斯特沉默了許久。即使隔著圍巾，羅楠似乎能看見他的表情蒙上一層陰霾。

「我是個沒有任何過去的人。」諾伊斯特開口，「從出生到現在都是一個人過，沒有任何目標，就只是爲了活下去，」他口吻淡然，眼中的雷電似乎也哀傷地減緩了流動的速度，「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就有這樣的皮膚與面孔，也不知道爲什麼手中能夠放出雷電．．．」

羅楠知道他所說的都是事實，靜靜聆聽著。

「只知道在身處激烈動態時，像藤蔓一樣的紋路就會從心臟往外擴，漫延我整個身體，也會讓我變得異常暴烈，極度不舒服。唯一能讓紋路消失的方法，就是將其轉爲雷電釋放出來，或是．．．」他拉下圍巾，解開皮甲的胸釦，羅楠看見一條蛇尾般的紫紋停留在他的喉嚨上。諾伊斯特伸出手指觸碰蔓紋的尖端，順著紋路下移。劃過的地方，蔓紋慢慢消失。

所以和你們在一起，只會爲你們帶來麻煩，阻撓你們邁向成功的路．．．

羅楠了解似地沒說任何話，安靜了許久。

然後他抬起頭，「一起走吧。」羅楠望向諾伊斯特，「從現在開始，我們會一起創造走過的軌跡，」視線進入諾伊斯特的眼睛深處，「如果你沒有過去，我們會成爲你的過去。」

眼中的雷電奔流，諾伊斯特愣住的神情望著羅楠，圍巾下的面容浮現困惑的酸澀。他不懂羅楠在他眼中看到了什麼。他不懂瑪亞爲什麼會給予他溫柔的笑容。他不懂布魯諾爲什麼不會懼怕他的眼睛。而現在，他不懂爲什麼眼前羅楠的影像模糊了起來。

「羅楠！！！」瑪亞尖叫。他們朝著她指的方向看去。

沼澤綠的身影穿梭在樹與樹之間，整座森林醒了過來。先是一隻張開血盆大口的蜥蜴靈躍出了樹林朝眾人奔來，然後第二隻，第三隻，十隻，二十隻，五十隻，一百隻，映著森林內數不盡的密麻身影，從斜坡上傾瀉下來。

第十章

「沃倫！諾伊斯特！階梯！」羅楠握著弓攀上廢墟中央一座矮牆的屋頂，「瑪亞、布魯諾！解決落下的蜥蜴靈！」

諾伊斯特奔上石階，紫色的披風在身後飄揚。離他身後一段距離，沃倫亮出兩道斧光，表情嚴峻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血戰。瑪亞和布魯諾則在階梯底部待命，準備應付任何突破階頂防守線的敵人。

如同司令塔般坐鎮於團隊後方，羅楠矗立在石牆上朝遠方帶頭的蜥蜴靈鏢出一箭。箭鋒在深灰色天空下劃出一道銀光，刺穿鱗片滿佈的大腿，蜥蜴靈跛著腳蹬跳，亮出利牙無聲嘶吼時，第二支箭射中牠胸膛，蜥蜴靈倒下。

羅楠右手指節夾著弓弦和羽毛，定睛瞄準另一隻帶頭狂奔的蜥蜴靈，設法不讓自己被牠身後密麻浮動的沼綠色光景分散注意力。箭帶著死亡飛躍，打穿蜥蜴靈左眼。他旋腰鎖定下一個目標，放箭擊穿又一隻的咽喉。

諾伊斯特踏上石階的頂端時，視野由飛逝的階梯轉為蜂擁而來、逐漸逼近的蜥蜴靈類。他揚弓射出爆炸性的箭羽，被射中的蜥蜴靈往後整整翻了一圈。擊中敵人後諾伊斯特馬上補箭再射，有沒有殺死都射向新的目標。在敵方大軍抵達階梯口前，能鏢下多少隻就算多少隻。

「到底還要多久燃氣才會生效？」瑪亞眼神中懷著恐懼，視線從祭壇上燃燒的木箱轉向諾伊斯特在石階頂端的背影，和身後矮牆上的羅楠。兩個人不斷揚弓放箭、揚弓放箭，射向斜坡上俯衝而下的蜥蜴靈類。

羅楠的身體成了連貫性動作，右手在箭筒與弓弦間迴動，每一箭的時間差慢慢縮短，一支接著一支的箭羽橫越天際落入大舉逼近的敵群間。

身處第一防線的諾伊斯特一箭擊殺已經到了眼前五公尺的蜥蜴靈，其身後躍出另一隻，張牙舞爪撲了過來，他抽出長劍在空中劃出一整道鮮紅色新月，蜥蜴靈的屍體落入十幾公尺下的地面。

朝著諾伊斯特獨守的石階口，第一波的攻勢洶湧而來。

三隻蜥蜴靈亮出利齒衝了過來，劍刃劈入一隻的頭蓋骨，另一隻的整排牙齒陷入他左臂肌肉，痛楚隨著血液湧洩。他先劃開第三隻的腹部，然後順勢砍向咬著他左臂的爬蟲類首級，兩刀將其斬斷。他打直劍身，直直插死腹部受傷、倒地抽搐的蜥蜴靈。起身時，又五隻撲了上來。他劍刃橫掃，斬傷其中幾隻，被咬傷的左臂發出劇痛。突然身邊站出一個身影，兩道斧光破開眼前兩隻蜥蜴靈腦袋，火燄在肩頭熊熊燃燒。

「諾伊斯特！我們要守住這裡！」沃倫面露兇光，斧頭在另一隻龐大的蜥蜴靈胸腹拉下兩道血痕。

諾伊斯特和沃倫兩人站在石階頂端，以劍光與斧刃抵擋糾纏推擠、數目不斷增加的蜥蜴靈。

「啊！上面！」布魯諾喊，瑪亞抬頭看見幾隻蜥蜴靈沒有加入石階口的戰局，而在左右的低崖邊緣徘徊，嘴巴不斷張合。

瑪亞才剛舉起輕十字弓，其中一隻就跳了下來，墜落地面後倒在地上無聲呻吟，掙扎著。趁牠尚未起身之際，瑪亞衝過去以匕首劃開其喉嚨，蜥蜴靈不斷劇烈抖動，瑪亞將整個刀刃刺進眼中時牠才停止擺動。

「這裡比荒煙陣的圍牆還高，」瑪亞仰望約十多公尺高的低崖，與在其邊緣游走的蜥蜴靈，「這種高度牠們應該不敢跳下來。」

布魯諾不安地盯著那些蜥蜴靈嘴巴一開一合的動作，「牠們完全出不了聲音啊．．．可是在章魚先生的家裡我們不是有聽到悶吼聲嗎？」

越來越多蜥蜴靈出現在低崖邊，瑪亞慌張地環視整排的猛獸，尖牙滿佈的嘴巴對著彼此張合。

「不會吧．．．」瑪亞睜大了眼睛，冷汗直流，「牠們不會要．．．」

一瞬間，十幾隻蜥蜴靈跳了下來。

牠們撞擊地面，倒成一團扭動著，瑪亞發了弩箭射中一隻的同時，有一半以上的蜥蜴靈扭著身軀、甩著尾巴站了起來。

瑪亞把布魯諾挪到身後。「快走，」她抽出兩把匕首反射著火光，緩緩揮舞吸引蜥蜴靈群的注意力。小男孩跑到一道坍塌的牆後躲著，知道自己只會妨礙瑪亞。

一隻隻蜥蜴靈緩緩圍住瑪亞，猙獰的爬蟲類瞳孔，佈滿全身的綠沼色鱗片，唾液垂涎的尖銳牙齒。雙手緊握匕首，呼吸急促，她知道現在救得了自己的，只有瞬間的本能反應。

蜥蜴靈同時撲過來的一剎那，瑪亞趴下反轉身軀，對著上方幾隻撞成一團的蜥蜴靈劃開兩道交叉的血紅後順勢以雙臂護頭，然後她感受到所有蜥蜴靈的重量落在她身上。

「啊啊啊啊！！！」沃倫劈斷一隻粗實的爬蟲大腿，鱗片和血液四散。他另一手的斧頭被旁邊的蜥蜴靈咬住，但諾伊斯特斬斷牠的脖子，砍向下一隻。兩人一左一右守住石階口，數不清眼前到底有多少蜥蜴靈，也無法分神注意其他夥伴的狀況，只知道不斷揮舞手中的武器，一直砍、一直砍、一直一直左劈右斬，守住腳下的階梯。

紫色蔓紋在皮膚上的無數傷口之間迅速蔓延著，諾伊斯特劃開兩隻蜥蜴靈身軀，反手破開又一隻的下巴與舌頭，雷電奔騰的雙眼洩出無限殺意，將劍刃實實刺入第三隻蜥蜴靈口中。

抽回長劍的同時他左手外展，拉出一條激烈率動的電光。

『嘶——轟！！』爆裂聲與強光四射，緊接著是撲鼻的濃煙與焦屍味，蜥蜴靈大軍的中間開了一條大洞，稀爛焦黑的爬蟲肉體混黏在一起，倖存的蜥蜴靈混亂地擺著尾巴扭動身軀。

力量．．．流失．．．．．

諾伊斯特單膝跪了下來猛喘氣，意識模糊了起來，漸漸喪失知覺。

「站起來！」沃倫咆哮，劈下想攻擊諾伊斯特的蜥蜴靈，「羅楠下指令前我們要守住這裡！」一隻接著一隻，牠們補上階梯前的大洞，再度湧向兩人。

虛弱地以長劍撐起身體，諾伊斯特瞥見沃倫肩上的火燄刺青染著鮮血，瘋狂劈砍眼前的爬蟲軍隊。他咬著牙，舉起長劍加入戰局。

瑪亞感覺全身窒息，在一團鱗片滿佈的肉身下動彈不得。

但漸漸地，上方的重量一層層減輕，她睜開眼看見一隻蜥蜴靈對她張開滿口獠牙的大嘴，然後一道冰藍色的劍芒破開其首級。羅楠踹開一隻，切開另一隻，瑪亞迅速起身和他一起逼退周遭的蜥蜴靈。她驚愕地發現他們被不下二十隻蜥蜴靈圍繞著。已經有無數的蜥蜴靈類自低崖跳下，充斥著神殿廢墟。

「我們要想辦法逃出這裡！」羅楠滿臉血漬，腿上的傷染紅了褲子，「神殿已經失守了！」劍刃的藍光沉入爬蟲身軀，換來泉湧般的鮮血。

「灰晶珀，為什麼還沒有效果！？」瑪亞一柄匕首卡住蜥蜴靈利齒，另一柄插入其下顎。

「不知道，但我們不能夠留在這，牠們數量太多了！我們先找到甲斯頓，然

後殺出這裡！」羅楠眼角望見小男孩的身影，正奔向火燄燎旺的祭壇，「布魯諾！回來！」

瑪亞瞥見階梯頂端，諾伊斯特與沃倫渺小的身影面對著密密麻麻的沼綠色大軍，兩人被節節逼退，她心中渺茫的希望蕩然無存。腦中一片空白，瑪亞環顧四周，到處都是在廢墟矮牆間穿梭的蜥蜴靈。

號角聲響起。

無數的號角聲響開長音，迴盪著整個山谷。瑪亞與羅楠回頭仰望，聲音來自馬蹄形岩壁的頂端。一整排的士兵拿著弓，深灰天空下隱約可以看見軍服上側揹的肩帶。

「山姆葡的軍隊！」瑪亞驚叫。

一支孤箭從山頂射出，劃了一道長長的弧線飛越整個山谷，墜入一整群擠在石階口的蜥蜴靈中央。號角聲再度響起。

諾伊斯特與沃倫在腥風血雨中劈砍著，身體早已失去知覺，只有意志力駕馭著動作。一隻蜥蜴靈重重撞上諾伊斯特身體，他又退了一步。沃倫手中的斧刃已鈍，不再能一擊切斷蜥蜴靈的四肢和頸子。

劍鋒刺穿蜥蜴靈身軀，諾伊斯特將屍體推下階梯旁，突然沃倫粗壯的手臂扣住諾伊斯特脖子，將他往後甩下樓梯。諾伊斯特從石頭階梯翻滾下來，撞上底下矮牆的力量讓他差點昏死過去。然後他抬頭。

階梯頂端，數隻蜥蜴靈從身後咬住沃倫肩膀、腰，與大腿。

「找掩護！！！」沃倫吐著血大喊。

然後諾伊斯特看見數不清的箭雨落下，刺穿沃倫。

靠著矮牆的破碎屋頂躲過從天而降的箭矢，布魯諾跨過散佈四周、滿身箭羽的蜥蜴靈屍體，攀爬上祭壇，火燄和濃煙中的大木箱已呈全然的黑色。放下手中的書，布魯諾嘴唇緊閉、雙手迅速比劃著，架開十字形的藍色光芒。當他將十字光芒壓向木箱時，所有的鎖在一瞬間打開。

布魯諾冒著火危踢開木箱蓋子。

裡面不是灰晶珀礦石，而是隻半身焦黑黏爛、虛弱地張合著嘴巴的蜥蜴靈嬰孩。

第十一章

號角聲迴盪在神殿廢墟的上空，彷彿祭悼著底下的混沌。

到處都是被箭雨刺殺的蜥蜴靈屍體，少數瀕臨死亡的則在地上甩著尾巴顫抖、扭動。更多的蜥蜴靈類沿著石階湧入廢墟之中。祭壇上的熊熊烈火將整個廢墟染上地獄般的紅光。

瑪亞摀著嘴，兩行淚落下，「怎麼回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羅楠滿是血絲的眼睛懸著淚水，強逼自己將視線移開石階頂端，沃倫前幾秒還站立的地方。「瑪亞，」他拉住她，一行淚自眼角落下，「我們要趁蜥蜴靈全下了階梯後離開，妳待在這不要動，我去找布魯諾。」羅楠離開能夠勉強避開箭網的矮牆死角。

他一走到空地就有一隻蜥蜴靈撲向他，羅楠斬斷牠爪子後破開其腦門，跑過完全沒有掩護的地帶尋找布魯諾。然後他看見了綿延著整個山頂的火光。

好幾排鋒刃燃著火燄的箭矢隨著號角聲騰空。

兩隻蜥蜴靈朝羅楠咬過來。他插死一隻時另一隻咬上他腰部，瞬間的痛楚使他哀號，但他只專注於挪移長劍上的屍體掩護自己。下一秒整片的火矢落下，當場殺了咬住他的蜥蜴靈。火燄點燃乾草，神殿廢墟各處都燃起星火。

羅楠找到布魯諾時，小男孩縮在牆角，抱著小樹苗。羅楠拉起他往回跑，周圍的火勢越燒越旺，濃煙四起。

「羅楠，我看到了，木箱裡面有隻小蜥蜴靈，」布魯諾的臉蛋泛著恐懼，但他仍不知道沃倫的死。

「嗯。」火光將羅楠嚴酷的表情轉為猙獰，緊握長劍的手頻頻顫抖。

「羅楠！後面！」小男孩大叫。幾隻蜥蜴靈從身後追了上來，兩人在野火之間奔逃，眼前卻出現另一群蜥蜴靈。羅楠左右砍殺，卻在不知不覺間被包圍。

突然，他們看見有人以劍芒為他們切開一條血路，已殘破不堪的披風與紅藍參半的圍巾，全身是血跡與傷痕。

「我們被背叛了，」羅楠對諾伊斯特說，兩人背對背斬殺一隻隻撲上來的爬蟲，將布魯諾護在身旁。羅楠揮劍繼續說，「布魯諾發現甲斯頓帶來的不是灰晶珀，說不定根本就沒有什麼灰晶珀。箱子裝的是蜥蜴靈的嬰孩。」兩人在燃燒的廢墟中合力突圍。

忽然，地面開始震動，越來越強烈。

「那條石階是唯一離開神殿的通道，我們從頭到尾都盯著，卻沒有看見甲斯頓離開，」羅楠環視了一下四周，「所以剛才他去的地方一定有條——瑪亞！」

女孩在一道矮牆邊，兩根箭尾從腿上突出來，她蹣跚地走著。四周火燄越燒越旺，地面激盪地震動著，瑪亞完全站不穩，依著矮牆喘息。

羅楠以劍身擋住一隻奇襲而來的蜥蜴靈，牠咬住長劍不放，羅楠棄劍衝向瑪亞，眼中帶著驚惶與恐懼。

「瑪亞!!!」羅楠朝她狂奔，血褐色的頭髮飄揚。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火燄，整個大地瘋狂震盪，瑪亞抬頭……看見羅楠撲來。

他推開她的一瞬間，比人還高大的圓形巨石從矮牆爆破出來。

瑪亞跌坐在一旁，看見龐大的巨石繼續撞破一道道矮牆，滾過的地方遍佈著碎石與蜥蜴靈的屍體。

然後她看見自己與諾伊斯特之間，黏著地面的鮮血與肉堆。

瑪亞恍神地左右張望，尋找羅楠。羅楠應該會從哪片矮牆或石堆後面走出來，帶著他們逃。她的視線慢慢移動……落在面前的整片血紅。

模糊的鮮紅肉泥，黏著碎裂的白弓。

「呀啊啊啊啊啊啊!!!」她閉不上自己的眼睛。

在諾伊斯特來得及阻止她前，瑪亞沿著由山頂滾下的巨石痕跡，以全速奔向軍隊所在的山壁，不管腿上的箭傷撕裂，淚水自猙獰的雙眼止不住地流出。

號角聲響起。

她在四處奔竄的蜥蜴靈與通天的火海之間跑著，到達垂直的山壁淒厲地尖叫著攀爬，想殺了所有上面的人。她的指甲在岩壁刮出一道道痕跡。

一波沒有燃火的黑色箭雨籠罩整個天空，諾伊斯特抱住布魯諾緊靠著坍塌的牆壁。

箭雨落下終止了瑪亞的叫聲。

諾伊斯特顫抖著抬起頭，看著布魯諾，「我們要離開這。」他撿起羅楠遺落的波紋劍，看見石階被大批竄逃的蜥蜴靈堵死。

布魯諾緊抱著書，抵著嘴眼淚直流，「……瑪……他們都死了嗎？」

諾伊斯特緊握拳頭，顫動的語氣帶著憤怒，「我們必須要離開這。」

「我不要．．．我要瑪亞．．．我要羅楠．．．」小男孩的雙唇不停顫抖，淚水分好幾行流下臉頰。諾伊斯特看著布魯諾。

我一定會救你出去。

「我要沃倫．．．我要瑪亞．．．」布魯諾哭了起來，但諾伊斯特抱起他往廢墟深處跑，濃煙與火光漫延整個天空，到處都是四處奔竄的蜥蜴靈。小男孩環著諾伊斯特的脖子啜泣，手中拿著小樹苗。

號角聲響起．．．整排火光再度點亮山頂。士兵們朝著昏暗的天空揚開火矢。

諾伊斯特躍過一道道火燄與石堆，在濃煙中抱著布魯諾與蜥蜴靈交戰，跑著．．．跑著．．．

看見滿天如星光的火點，諾伊斯特俯衝，躲進一個有破裂屋頂的遮蔽處。

「小樹苗！」布魯諾哭喊。魔法書掉在離他們不到幾步的距離。

布魯諾要衝出去時諾伊斯特拉住了他，數不盡的火箭像流星般墜入廢墟內，點燃了布魯諾的魔法書。那本他形影不離懷抱著一年的魔法書，代表著他未來的魔法書。小男孩破碎地哭了起來。

「聽著！」諾伊斯特抓住布魯諾肩膀，「聽著！我們要活下來。懂嗎？」他看著失神的小男孩，「我們一定要活下來。」

我一定會救你出去。

小男孩抿著嘴，顫抖啜泣著，視線移不開已經焦黑灰飛的小樹苗。

「只要能活下去．．．就會有未來，」諾伊斯特眼中雷電翻滾，咬著牙關緊盯布魯諾的雙眸，「就算是一個人，也會有未來的。」

我一定會救你出去。

「他們就是造就你生命軌跡的人，為他們活下去，要為他們生存下去，懂嗎？」

我一定會，死也會，救你出去。

兩人在整座燃燒的廢墟中，風與煙塵吹拂他們的髮絲與淚痕。

布魯諾緊閉的嘴唇不停發抖，他點了點頭。

諾伊斯特深吸了口氣，「甲斯頓消失的地方應該有通往山谷外的密道，你能夠找得到嗎？」

小男孩低著頭微點。

「下一波箭雨過了之後，我們就衝，」諾伊斯特指向一圈圍繞著岩壁的矮牆，中間的破洞為入口，也就是最後看見甲斯頓的地方。附近好幾隻蜥蜴靈奔竄著，「我會擋住牠們。」

號角聲起落，又一波的火雨降臨在已經成為火海的廢墟。

他們起身奔跑，小男孩滿頭灰，在濃煙中不停地咳嗽，幾隻蜥蜴靈咧嘴尾隨了上來，尖牙中吐露著本能的恨意。

到達矮牆唯一的入口時，布魯諾跳了進去往內跑，諾伊斯特則轉過身，右手握著自己的長劍，左手抽出羅楠的波紋劍，眼中的雷電帶著殺意急速暢流。

來吧。

布魯諾身處於岩壁與矮牆夾成的長廊中。

他的第一次靈能施放因為啜泣時出了聲而沒有成功。擦了擦眼淚，小男孩抿住嘴讓自己專注。施放法術時體內靈能的流動是由手勢主導，如果不小心出聲靈能則會流失，導致失敗。

他兩手各比出三根手指，交叉壓上自己額頭。

然後他突然睜開眼，跑向長廊盡頭，開始結著開鎖的藍色十字光印，沒有發現躍上矮牆的蜥蜴靈。

冰藍色劍芒沉入爬蟲頭蓋骨，劈開半個蜥蜴臉，諾伊斯特的另一把劍反轉切入鱗片與膚皮。抽回兩把長劍，他雙臂展開守住入口，身上滿是傷痕，腳下堆積著爬蟲死屍。眼前一片火海，熾熱的空氣環繞著他，但諾伊斯特矗立不動，眼神死鎖幾隻猶豫的蜥蜴靈。牠們嘴巴張合一會後甩著尾巴轉身離開。

「諾伊斯特！」

聽見布魯諾的聲音後，他跑進矮牆內，聽見代表死亡的號角聲再一次映著山頂的火光震天響起。

他看見布魯諾在長廊盡頭，從地上掀起一道龐大的石門。小男孩身後的矮牆上站了兩隻蜥蜴靈。

諾伊斯特衝向布魯諾。*不行！要比牠們快！*

蜥蜴靈正準備躍下時，電光帶著炸裂聲擊中石牆，兩隻蜥蜴靈跌落在碎石與濃煙之中。諾伊斯特狂奔。

號角聲終斷。火紅色星點灑滿夜空。

「啊啊啊啊啊！！！」諾伊斯特衝向撐起石門的布魯諾，知道生與死將在一瞬間決定。在碎石堆上扭動的尾巴落下，蜥蜴靈翹首露出尖牙銳齒。

諾伊斯特快了一步。他縱身躍入洞口時伸手抱住小男孩——

但布魯諾擺腰，閃過諾伊斯特的手。

諾伊斯特跌落地道內，抬頭驚愕地看見布魯諾小手撐著門板，另一隻手握著紅色的十字光印。

「掰掰……」布魯諾將石門關上。

在石板蓋上之前，諾伊斯特所看到的最後一幕……是小男孩淚痕滿佈的臉蛋，他身後張開血盆大口的蜥蜴靈，與即將落下的漫天火箭。

第十二章

黑暗。

他獨自一人站在黑暗裡。時間不知過了多久，卻彷彿靜止。

完全的漆黑，一點光也沒有，他站在黑暗中。時間永恆般靜止，永恆般流逝。

最後，他提起手中的劍，輕敲牆壁。聲響朝身後的空間延伸開來，一圈圈迴盪在地道內。

他轉身，手中握著兩把長劍。波紋劍已不再發光，與普通長劍的唯一差別只有它的重量。

絨質披風在地面拖出細微的沙沙聲。他往前走。

「呵呵呵，划算，划算！真是太划算了！」兩條細長的鬚鬚跟著下巴的肉球抖動著，山姆葡笑到嘴巴合都合不攏，「什麼白金幣，我呸！一枚我都不想給！呵呵呵，沒想到真的沒有花到半點錢就解決了一堆蜥蜴靈，真是划算的生意啊！」他癱在大理石圓房的袋椅上，寬闊的房間被牆壁滲出的光染成潔淨的白色。

「很累啊，帶著一群人繞山路繞了三天，」將鐵環扣上粗糙的頭髮綁成馬尾，甲斯頓一臉不悅，「以後這種苦差事別叫我做，我寧願跟著軍隊從東北方繞過去射射箭，輕鬆多了。」

山姆葡帶著讚賞般的神情看著自己的心腹，「不愧是荒煙陣裡人人尊敬、人人害怕的甲斯頓啊，呵呵呵。」

「您是在說自己吧？」甲斯頓笑了笑，「您還真聰明，挑個有女人和小孩的傭兵團。他們的實力一定常被其他僱主質疑，所以好控制多了。要是當初拼湊些獎金獵人來執行這次的任務，可能就不會那麼順利了。」他想了想後眉頭微皺，「不過和我估計的差真多。當初是怕那四個人在一起那麼久，出了事一定第一個懷疑我，所以找來諾伊斯特。」

「除了運用他的武力外，就是想利用他那容易令人恐懼的外表和性格，想說出事的時候所有人的疑心都會指向他。而我這個『直爽的嚮導』也比較好博得他們的信任，」甲斯頓雙手插在胸前，滿臉的不愉快，「可是那個隊伍也真奇怪，竟然跟諾伊斯特那怪物建立起友誼來。尤其是那死小鬼，看到那雙怪異的眼睛，

不但沒被嚇到還到處炫耀，搞得其他人看到時心理都有準備了。我還費心想挑起瑪亞和羅楠對那怪物的疑心，也都沒什麼用。」甲斯頓眉間緊皺，「搞得我擔心得要命，怕連逃走的時機都找不到。」

「管他那麼多，反正你還不是順利溜回來了？」山姆葡慵懶地躺在袋椅上，看著手上金光閃閃的戒指，「你的蜥蜴靈嬰兒都沒被發現？」

「在帳篷裡才餵食怎麼會被發現？平常就照您說的釘在箱底，用迷魂液讓牠睡著。」甲斯頓瞥向山姆葡，「我可是把箱子保護得好好的，他們——」

大理石門打開。

甲斯頓和山姆葡的血液彷彿被電流刷過，表情則是冰凍般的錯愕。

滿身是血痕與塵土，左右手各握了一把劍，他像亡魂般佇立在門口。

「諾．．．諾伊斯特，」甲斯頓嘴角抖了一下，「你還活著，哈哈！」爽朗的笑聲迴繞著純淨的白色房間，他歡欣地走了過去，左手在身後抽出匕首，「老天吶！我找你們找好久！我回來找救兵就是要——」

匕首剎然閃現，但諾伊斯特即時避開。

下一個瞬間甲斯頓的脖子被單掌勒住，抬離地板。他喉道緊縮，雙眼突出無法呼吸，唯一能做的只有盯著那雙無底的黑洞，無止盡的恨意發著紫光奔流。

然後甲斯頓看見諾伊斯特手臂上無數的蔓紋朝自己蛇游過來，心中的恐懼隨著紫紋的逼近而倍增。他踢著懸空的腳，無力地胡亂揮舞匕首，在諾伊斯特的胸口和手臂劃出一道道血痕。

但諾伊斯特動也不動，緊扣著五指。終於，甲斯頓漲青著臉，匕首從激烈顫抖的手中落下。

甲斯頓看著紫色蔓紋鑽進鑲有鐵塊的露指手套，『茲啪』一聲感覺到自己的腦中有東西炸裂，然後是全身各處無法言喻的灼痛，逐步加劇。

「嗚喔、喔、喔！」山姆葡的聲音。眼前的甲斯頓在一片電光中抖動，臉部腫脹雙眼突出，嚇得山姆葡從袋椅上翻下來，「庫霍耶莫！庫霍耶莫！」他喊。

在將近半分鐘的轟擊後，諾伊斯特放下甲斯頓焦黑的屍體。突然，在山姆葡身旁，掛著紅色布簾的通道內傳來一陣雷鳴般的巨響，某種生物發出的悶聲。

「庫霍耶莫！！！」山姆葡大叫。

諾伊斯特拾起長劍時，一個寬壯的身軀衝了出來。粗重的牛角，噴著鼻息的牛面，長滿全身的長毛覆蓋著鉛灰色皮膚。牠撞過來時諾伊斯特交叉了雙劍阻擋，被頂飛撞上牆壁。

他馬上站起，敏捷地繞到牛頭人側面雙刀橫斬。但劍刀在牠皮膚上起不了任何作用，只刮出鐵痕般的聲響。

「呵哈哈！你死定了！你死定了！」山姆葡看到這一幕，表情從原本的惶恐轉為狂喜，「庫霍耶莫的皮膚比鋼鐵還硬！你完了！」

波紋劍劈上牛頭人的胸膛時感覺就像是對著岩壁揮劍。下一秒諾伊斯特被龐大的牛角勾起，撞上天花板後重重跌下來，吐了滿地血。

「你們這些傭兵都是些沒腦的白癡！聽到錢就什麼都做！結果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呵哈哈！」山姆葡邊笑邊對諾伊斯特咆哮，「甲斯頓給剛生產完的蜥蜴靈灌了毒藥，你們還真以為是灰晶珀殺了牠！哈哈！」從來就沒有人鬥得過他，從來沒有人敢反抗他，所有人都應該是他腳下的墊腳石。諾伊斯特卻徹底激怒了他，山姆葡要他充滿悔恨地被庫霍耶莫殺死。「像你這種怪物就只有被利用的份！」

諾伊斯特一句話也沒說。握緊右手的長劍，他劈向牛頭人的臉。

『啪！』劍刀撞上牛角後斷裂。牛頭人的臉上只出現細微的傷痕。

山姆葡露出猙獰的笑臉咆哮，「還有那個羅楠，帶個死女人和死小鬼還敢來跟我要工作！他們只有當誘餌的份啦！免費的誘餌！哈哈哈哈哈！」

狂吼了一聲，牛頭人衝向諾伊斯特。諾伊斯特左手持著波紋劍，右手拿著斷劍，站立不動。

然後在牛頭人撲上來的一瞬間，他側著身以波紋劍抵住牛頭人鋼鐵般堅硬的腹部。羅楠的劍絲毫沒有彎曲。諾伊斯特放低身子撐住左臂，波紋劍成為槓桿，牛頭人的衝力與牛角的重量讓牠整個上半身往前傾倒，諾伊斯特將右手打直的斷劍直直插入牠怒吼的口中，貫穿腦門。

當牛頭人的屍體沉重地倒下時，山姆葡肥胖的臉已全無血色。

他嘴唇發抖，下巴贅肉擺動，滿臉的不可思議，「等．．．等一下．．．我剛才是要測試你．．．其實我有個新的任務要．．．要．．．」

諾伊斯特靜靜地放下波紋劍與斷劍。

「報酬．．．報酬是五十個白金．．．不對，是一百個，一百個白金幣．．．」山姆葡舔了舔舌頭，抱著期待的神情盯著眼前的男子。

諾伊斯特什麼話也沒說，甚至沒有瞥山姆葡一眼，從地上撿起甲斯頓的匕首。

山姆葡眼睛睜大，這輩子沒有這麼害怕過，心臟跳動的頻率令他快要不能負荷，但他逼自己咆哮，「我是世界最大商營會的一員！我．．．我也是黑暗組織

『煞』裡的秘密成員！還有『蜂王團』！你．．．你現在求饒我會考慮讓你走！我還認識『末龍使』！還有紅龍、魔閻將軍、光明陣線的亞爾迪斯都是挺我的！你要是敢．．．」諾伊斯特走了過來，房間的白光將他的灰髮染成鬼魅般幽白。

「我．．．等一．．．對了，對，那個計策其實是甲斯頓想的，是他說服我的．．．」山姆葡移動臃腫的身軀，驚惶地撞倒身邊矮桌，灑了滿地水果，「不對，是、是鎮長伏萊德，他才是幕後黑手，我什麼都不知道．．．」

諾伊斯特走到山姆葡面前，牙紋與血痕交錯的面孔像冰一樣冷酷。山姆葡在男子臉上完全找不到任何一絲情緒，也完全看不透他腦中在想什麼，那神情彷彿與世間隔了一道冰牆。

嚇濕了褲子，山姆葡眨了眨眼擠出淚水，「求、求求你，我手無寸鐵．．．放、放過我．．．荒煙鎮需要我，不、不然鎮民都沒好日子過，還、還有我在外面城市領養了很多小孩，他、他們都靠我活——」

諾伊斯特猛然拉起山姆葡，抓住他喉嚨抵在牆壁上。大理石牆泛出的微光將兩人染上潔白的光暈。

「喔啊啊啊！不要！」油膩的聲音參雜著啜泣聲，「不要電我，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

他劃了四刀。

第一刀割開下巴與嘴唇，第二刀瞎了他右眼，第三刀切開鼻樑。最後一刀，他鋸開山姆葡肥大的肚子，整灘血水和臘黃色腸子瀑流到地面，將白淨的地板染成鮮紅。山姆葡歇斯底里地哀號，死亡將至的恐懼和肉體極端的疼痛逼瘋了他。

然後，諾伊斯特放開架住他脖子的手，反握匕首插到山姆葡口中，擊碎齒與肉，卻沒殺了他。腹部的劇痛令山姆葡站都站不穩，但只要一動彈嘴巴內就會傳來撕裂痛楚。

最後，撐不下去的山姆葡腳一軟，撕開了整片臉頰，倒在自己的腸臟上抽搐。

男子一直看著他，直到他死去才離開。

終曲

無邊無際的霞雲是天空中的海洋，波瀾似流向地平線上的暮色光芒。

寬闊湍急的河流被龍脊狀的岩石分隔為兩道瀑布，從崖邊直直落入山腳下的整片楓樹林。

龍脊岩的盡頭呈星鑽般的放射狀，懸立於瀑布之間俯視著大地。

從來沒有人攀上過龍脊岩，它周圍的急流像護城河般，無數次將任何有勇嘗試的人吞噬。

但現在，龍脊岩首的星鑽巨石上站了一個身影。

裹著灰舊的披風，面容隱藏在厚重的圍巾之下，幽灰色頭髮隨著微風輕撫而飄揚著。

在他面前，傳說中比鑽石還硬的地上插了一把長劍，劍身閃爍著一波波冰藍色光芒，旁邊擺著紫絨布織成的披風，與海藍色的紗質圍巾。男子彎身將裝有畫具的筒子，與一串海螺貝，緩緩放在摺疊好的披風圍巾上。

然後，他站在波紋劍旁，俯望著整片大地。

底下的樹林、河川，和山谷，還有遠方綿延的群山，與漫天的彩霞，交織成一幅獨特的畫，只有在站在這裡才看得見的畫。

男子陪著波紋劍注視眼前的景色許久。

然後轉身，頭也不回地離開。

劍身上多了幾道不同顏色的顏料。

如火燄般時而暖和、時而猛烈的橘色。大地般沉穩與包容萬物的褐色。溫暖而慈悲的海洋藍。象徵著希望與未來，青翠樹苗般的綠色。

然後在最下面，深邃幽沉的紫色。